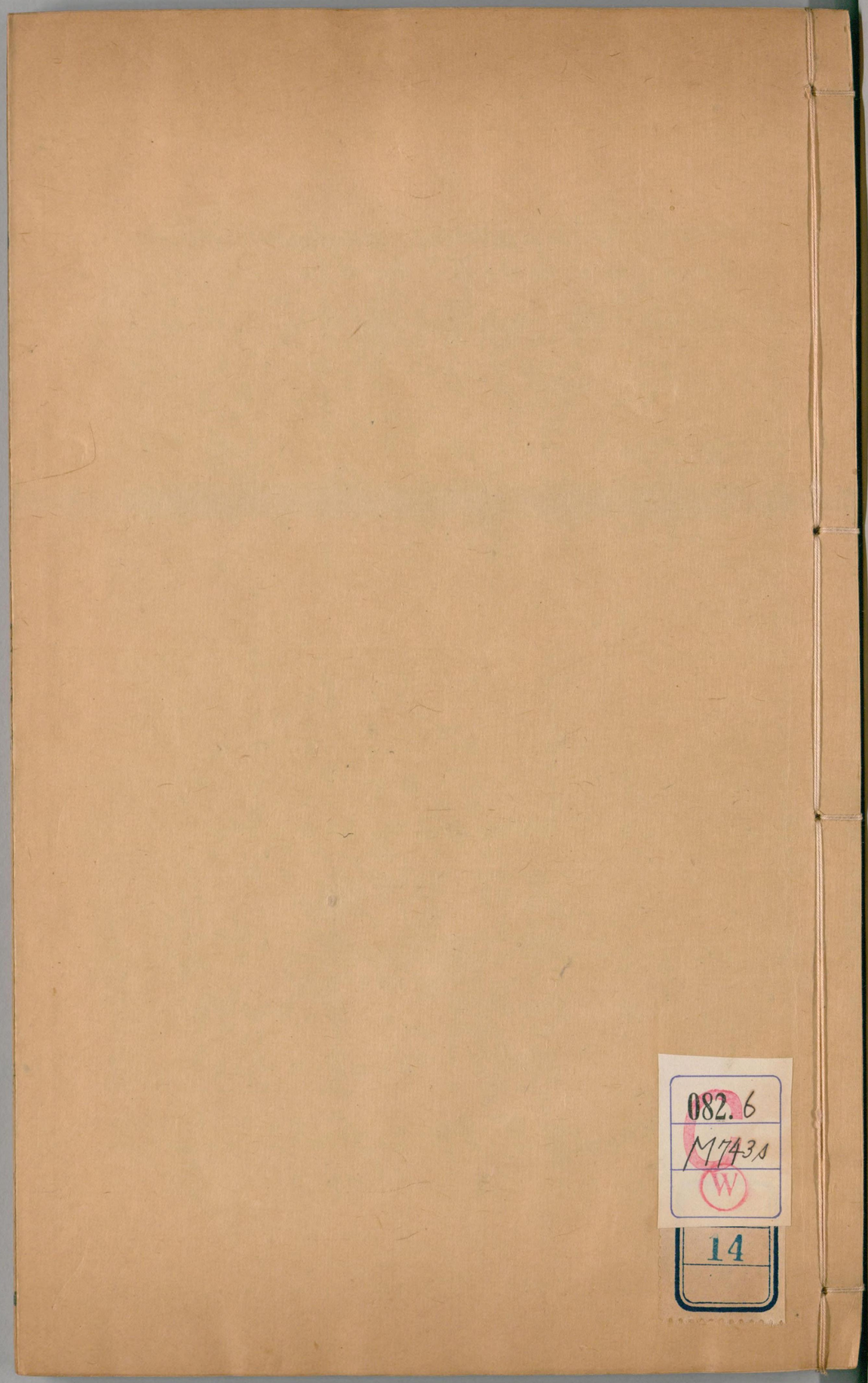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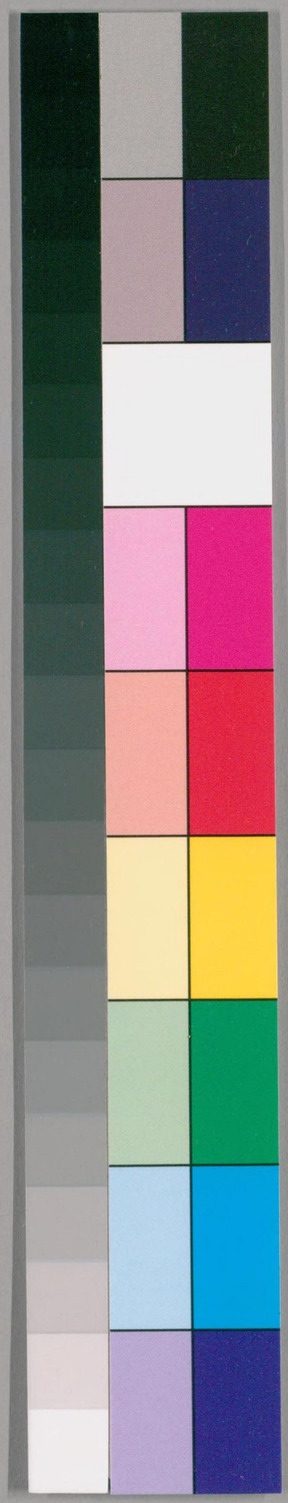


082.6
M743s
W
14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西河合集

大小宗通繹目

卷全

總論　喪服小記大傳
喪服小記大傳　喪服小記大傳
大傳　大小宗小宗圖
公子有宗道圖　有宗無宗圖
遷易圖　圖論

67121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 又初晴 稿
文輝克有 遠宗姬漢 校

大小宗通繹

古封建之世極重世爵諸侯之子除正嫡繼世爲諸侯外其餘弟不得與諸侯同宗故諸侯子弟有自立一宗以爲合宗收族之法因創爲大宗小宗二名而其制無聞夫天子宗法已不可考矣祗諸侯公子略見于喪服小記及大傳二篇而說又不詳且即以其說遍核之他經及春秋時宗姓氏族諸所記又並無

一驗此固三代以前不傳之制封建既廢原可棄置勿復道者顧後儒紛紛無所折衷即鄭註孔疏亦大率周章無理而趙宋以還立說倍多則倍不可信因取小記大傳言宗法者數條畧爲疏解似較于諸經重有發明且就文曲釋更有諸經所未詳從來晦塞者而一旦皆有以通之因題之曰大小宗通繹世之考禮者幸損鑒焉

喪服小記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　大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

諸侯與庶姓族屬相絶謂之尊尊故大傳云同姓從宗合族屬謂必從大小二宗合其族屬而君不與焉故云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謂不得以弟兄之親而親其君即穀梁傳所謂諸侯之尊弟兄不敢以屬通是也但一君必有一宗即以君之弟爲之無弟則已一大宗亦必有諸小宗亦即以大宗之弟爲之無弟則已若大宗無適弟而有庶弟則亦立宗其說見後詩曰宗子維城大宗維藩

別子者公子之通稱也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疎別分別也左傳以諸侯世子之母弟爲餘子餘即別義而穀梁則直謂之分子曰燕周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分子也則以名公奭亦武王母弟分別于王故也且亦有以支庶稱別子者國語公父文伯卒仲尼曰公父氏之婦而韋昭註云公父季氏之別也可驗但此名別子則就諸公子之中專推其適弟言之有別出諸弟之義故公子原該母庶二弟而此別子則專用母弟不問其長幼而以適爲主何則重正體也若無適則然後以庶代之然祇用一人所謂無二宗是也

或謂別子是庶子此因鄭註小記曰別子諸侯之庶子一語致誤夫記傳大文屢有庶子不祭祖禰

明其宗也庶子不斬長子不祭殤無後明其宗也則立宗所以辨適庶豈有庶子而反爲宗者況鄭註大傳原曰別子謂公子且于明宗下必註曰尊祖宗之正體夫所謂正體者謂適庶皆先君之體而適其正也庶則體而不正矣且必庶立宗萬一有母弟于此或長于庶或少于庶將宗適乎宗庶乎且萬一僅有一母弟而無庶將以無庶而反絕宗乎抑仍立宗乎此則不通之甚者或曰此庶字該母庶二弟言則適可該庶庶不可該適且經文並無庶字何必以註文强解直曰誤而已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無適以庶代見徐肇說然義固有之儀禮傳曰大宗不可絕故爲人後者必後大宗而何休曰小宗無後當絕大宗無後不可絕夫大宗嚮後尚不可絕而謂可絕其始乎假使適庶皆亡則無所收族宗固可已而業有一弟則已既有一族矣從來公姓無無宗之族未有不立宗而可立族者若謂尊不可假庶不可爲適則尊莫若君君絕適則立庶故立君之禮有正而不體如適孫爲後者有體而不正如庶子爲後者然則庶子亦後矣庶子可爲君則庶子何不可爲宗兄儀禮後大宗者亦必以

支庶爲之以支庶作適不猶愈于竟以庶子爲別子也乎（後有小宗而無大宗一段專爲此）

然而曰爲祖何也郊特牲曰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同姓之祖吾既不得而祖之矣則同宗之祖請自我始故曰自我作祖言爲此一宗之始耳祖者始也若祖父之祖則本族有之所收他族彼自有族祖（即小宗也非可溷稱）若始祖之祖則未聞諸弟子孫稱先世者而可曰始祖不經甚矣但諸族有禰廟宗子有祖廟所謂宗別子之所自出者則先君以上不敢祖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矣而弟立先君一廟以爲別子祖謂之禰而在一宗諸族則統謂之祖所謂祖者職是耳若然則夫庶子不祭祖謂非大宗亦何不可焉

繼別者別子之子也繼別爲宗非繼別始爲宗也宗始于別子有繼之者而自此以後雖百世皆爲宗耳蓋立宗收族爲國君屬絶起見則凡合宗之事皆當以國君與別子一世爲斷鄭註以繼別大宗起第二世繼禰小宗起第三世（說見後）則是別子一世無大宗繼別一世無小宗凡國君繼禮必有三世無大小宗者豈可爲訓至自知難通而强于後文公子有宗道一段設二如大宗之說以補救之嗟乎大宗已不可解矣如也乎哉

立宗之世必當與立君之世並爲推準文王世子曰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取妻必告而吾義云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夫所謂祖廟未毀者謂世數未盡國君與其人尚在五廟中也然而公宮者國君之廟宗室者即宗子之廟公宮宗室必世數相準而後可依以行事假若六世之女當教宗室而以繼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別第二世計之則宗室所建方五世也宜教乎不宜教乎

立宗爲兄弟而設周禮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故儿宗人燕饗其爲詩誦嘆多稱兄弟如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類而左傳華亥欲代其兄則左師曰汝喪而宗室於人何有則別子一世正統諸弟而乃以繼別二世統諸父伯叔則將置兄弟一世何地鄭註于小宗亦宗註亦知曰與其兄弟爲宗而於大宗反失之何也

若夫宗必一人者荀卿曰大夫士有常宗言一宗也左傳曰大夫有貳宗言一大宗外則又有一小宗也蓋宗爲諸兄弟立族共宗之義故曰合宗曰收族者人自立宗則其所合所收者非其子即其孫耳何宗之可合而族之可收故周禮太宰宗以族得民謂大宗以收族爲職任蓋別姓爲氏氏爲大宗別氏又爲族族爲小宗姓者天子所賜唯國君得受姓故一國同姓百世不改國君之事也氏爲國君所命則宗卿之事然每一君即有一氏如魯皆姬姓而爲桓公所出者即爲桓氏鄭亦皆姬姓而爲穆公所出者即爲穆氏此大宗也惟宗卿

得主之而至於族則就一氏所分者而大宗與諸弟各立一族如三桓共桓氏而有季孫孟孫叔孫三族七穆共穆氏而有罕氏駟氏國氏良氏游氏豐氏印氏七族皆小宗也而以兄之一族爲大宗者統諸弟各爲小宗者之諸族故高陽一氏而分十六族晉叔向曰肸之宗十一族惟羊舌氏在而已此正一大宗可該諸族之証而謂一公子可立一大宗乎

據左傳穀梁註謂季友是非公母弟叔牙是慶父母弟而公羊不然謂三桓皆非母弟然而季友母弟則見之所生之微當時稱季氏爲宗卿而慶父叔牙並無所考則季友是宗故當時三家皆宗季氏如酅叔牙縫慶父立仲孫叔孫之後皆季友爲政諸桓未嘗敢抗也何則一宗故也若鄭之七穆皆非母弟而子罕與子駟子豐同母稍貴降此而子良子國子孔子游皆以母殺而子然子孔爲宋子之子士子孔爲主嫡之子則皆不立族然而子罕爲執政上卿其子子展孫子皮皆相繼當國凡用子產戮子晳皆子皮之宗在然耳若駟帶助子晳攻伯有而謂駟帶爲晳之宗主鄭簡公蓳除

而及展氏之宗廟此是小宗與大宗不同
諸註別子有異姓始來此國一項經文無有此孔
疏誤解鄭註所致鄭註云別子爲祖若始來此國
者後世以爲祖也此譬喻爲祖二字猶凡人之始
來此作後世祖同而孔疏不辨遂分爲二則豈有
凡人稱別子者且凡人來此爲祖已耳何必立宗
若又有庶姓起爲卿大夫一項則宋儒之說並非
經文

喪服小記曰繼禰者爲小宗　大傳曰繼禰者爲小宗

禰者諸弟也繼禰者諸弟之子也諸子除別子外
凡母庶諸弟皆不得禰先君則諸弟之子亦皆不
得以先君爲祖是諸弟自視不過一禰而諸弟之
子其繼諸弟者祇謂之繼禰何則以不得繼祖也
觀此則別子得禰先君繼別祖先君而宗所自出益可驗　但繼別者既已立
宗廟而爲族立宗則諸弟之僅有禰而無祖者亦
當各就已族而爲禰立宗特別子宗大祢大宗諸
弟宗小禰小宗宗大統諸族宗小祇統一族耳蓋
繼別諸兄弟宗之繼禰則親兄弟宗之每族止一
人有適則適無適則庶若別子一族則以繼別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弟立小宗與他族不同
鄭註謂繼禰者即繼此別
子既繼別子爲大宗矣而別子之庶子又使其子
爲小宗則猶是別子一族而諸公子者既合諸族
而宗此一族之適子又合諸族而宗此一族之庶
子能乎且亦惟國君屬絶故立大宗大宗又屬疏
故立此小宗小宗者爲戚戚也若仍在大宗之家
則猶未戚也且五世遷宗後又屬何族此皆義例
之決難通者

別子之庶子即繼別之弟則繼別子之庶子者即繼別之弟之子而別子之孫也別子一世既已無大宗矣而繼別一世又以弟三世起宗而無小宗夫大宗立族原有以繼別之弟立小宗亦隔世起宗然而無礙者以各族立宗則本族小宗不與他族相統攝有兄弟則宗之無兄弟即不宗雖十世起宗可也今欲合諸族而共一宗且三世起宗則必有二世無所宗者乃復自知難通而于後文公子有宗道一段又設一難卻小宗之說以補救之夫繼別之弟公孫也繼別之弟之子則公孫之子也曾公子有宗道而公孫之子也乎

宗爲兄弟設人皆知之故鄭註亦曰小宗者別子之長子與其兄弟爲宗而孔疏于五世遷宗之下亦云小宗有四一是繼禰與親兄弟爲宗二是繼祖與同堂兄弟爲宗三是繼曾祖與再從兄弟爲宗四是繼高祖與三從兄弟爲宗夫惟各族各立宗各從立族者起世則一父之子繼禰者必親兄弟宗之爲一世繼祖者必同堂兄弟宗之爲二世可由是而推于盡爲五世遷宗之法若統各族爲一宗而又從三世起宗則繼禰所宗有再從兄弟繼祖所宗有三從兄弟非自立說而自亂之乎

至于宋儒立說稍異鄭註不以別子之庶子爲宗但以別子之庶弟爲宗然而于別子諸弟中祇推長庶一人爲小宗而此又不然何也蓋小宗無合諸族爲宗者也合諸族則與大宗無異合諸族則繼禰所宗有同堂兄弟而不必皆親兄弟合諸族則大宗之支庶又將反而宗他族之小宗皆不可也故立小宗法各族止一人然而各族各一人若合各族而共一人則別子之庶弟與別子之庶子有何分別而頗更張爲然則各族各一宗亦有據乎曰有按左傳公孫子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哲與公孫子張皆鄭穆之孫七族之子也七族兄弟既以子罕爲宗卿矣向使小宗在大宗之家則罕族有宗他族不宜更有宗向使庶弟爲小宗祇推一人則一族有宗不宜諸族皆有宗乃子哲攻良霄駟帶助之以其宗也則他族有宗矣子張將歸邑名室老立後以宗人也則各族皆有宗非一宗矣

若夫別子之族又立小宗有何明文而鑿鑿言之曰每族宗大宗然而每族不可無小宗別子長適既繼大宗則支庶漸繁亦安可無近宗統之且亦非無據語也按國語公父文伯之母爲文伯取妻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仍立小宗宗人之稱稱畏宗子夫何疑焉

喪服小記曰有五世而遷者之宗其繼高祖者也是故祖遷于上宗易于下　大傳曰有百世不遷之宗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　朱元晦曰之所自出衍文

五世而遷者小宗也小宗以五世爲斷自高曾祖考以及本身謂之五世而本身之子則于五世皆親盡服絕別爲立宗故曰五世而遷如叔孫分叔仲氏季孫分公父氏又分子服氏使各立小宗之

類故高祖之父不復加服謂之祖遷于上四從族人彼此服絕謂之宗易于下　但初曰繼禰爲小宗而此曰繼高祖者繼禰以第二世言繼高祖以第五世言也

百世不遷者大宗也大宗即別子故曰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但又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殊不可解　夫別子諸子既已與君屬絕矣而此反曰繼所自出夫所自出者先君也諸子不戚君而繼君可乎然而人無貴賤皆不可無所自來雖曰大夫不敢祖諸侯然不敢祖君猶當親君雖曰族人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不敢以其親親君然不敢親君猶當親親故分宗所始必當專推所自出以爲所生之本是以國語驪姬言于獻公曰大曲沃君之宗也先公廟在焉以曲沃桓叔爲文侯母弟得祀穆侯爲大宗而諭一語三家之堂以季友爲莊公母弟得祀桓公爲大宗此皆本所由以爲立宗祀者是故小宗五世必遷于上而後宗得易于下今溯所自出廟祀百世祖不遷矣然則宗又何遷焉

繼所自出此正立宗之關鍵其意皆藏于此中而自漢迄今千古長夜而無一解且世鮮學問者且多多矣予嘗讀小記全篇原有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之文以敬宗之所自出而大傳篇首亦載其文夫立宗之說僅見于小記大傳兩書而小記大傳則各有禘所自出以啓下立宗之說則猶是所自出三字未有禘所自出可解而繼所自出不可解者未有禘所自出不可刪而繼所自出可刪者且繼所自出原即祫禘所自出

以爲遍考之他經而絕鮮引據于是有強釋者有悞解者有轉易其字者有直刪之者而于是宗法不傳即按之他經而晦塞闕抑歷千年而不能通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之文而相因爲義者也記者以爲始祖一人世享廟祀而獨不得祀其祖與父別于不祀祖無乃類我作祖較有類于開國然者故兩祖並觀共較所出始祖不祀祖而祀所自出等之別于不祀祖而祀亦祀所自出禮固有極不同而可相觀者此固比例以爲制而非漫然並見之禮文已也乃禘所自出康成誤註謂禘卽是郊五方五帝爲先祖之所由生賴後儒據國語祭法有禘稷郊鯀之語爲之正之此所自出則鄭不能証而孔疏復倒其文謂由此君出爲先君所出之別子而朱氏則直刪之夫祖不解經而遂致刪經則先爲經者危矣雖禮經自季世然亦經也經何可刪矣

且繼所自出非大傳私言也左傳襄十二年吳子壽夢卒而襄公哭于周廟夫所謂周廟者必周公廟也而註謂文王之廟夫文王之廟在魯亦安得有之乃史記世家亦曰成王乃命魯郊祭文王而解之者以爲諸侯不敢祖天子文王以周公之父得祀于魯夫諸侯不敢祖天子此立宗之說也不敢祖先王而父先王則繼所自出之意也是必當

時立宗以周公爲文王之昭得爲大宗故魯于諸國獨稱宗國而魯于諸國獨得立先王一廟名爲周廟乃杜註于周廟下曰周公出文王故立其廟于同姓臨宗廟下則竟曰宗廟者所出王之廟是以所自出之故而文王名出王文王之廟名出王之廟則夫之所自出亦從來舊有之文而必非後儒之可刪明矣故天子大祭得祭始祖所自出而宗國宗邑則亦得祭所自出與大祭相準是以魯爲宗國得祀周公所自出而祭文王三家爲宗卿則亦得祀別子所自出而祭桓公故周有禘魯亦

有禘他國無天子禮樂而魯獨有天子禮樂正以宗國得祀所自出之故而當時往往以非禮目之則必羣公僭用之不止用之所自出之祖故非禮耳三家祭桓亦然惟桓是諸侯故三家得以諸侯之禮樂用之祖廟殊不知魯所用禮樂非諸侯禮樂即天子禮樂也故季氏八佾三家雍徹似乎以大夫而用天子禮樂而不知三家當時祇以祀所自出而就公宮所用者轉而用之并亦未知爲此祀文王之禮與樂也若謂祭季友祭季孫行父祭季孫宿而八佾雍徹則季平季桓雖愚亦必不若

是喪心耳乃此義一明而羣經疑滯一齊了徹幼
時讀孟子滕文公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何謂
宗國而趙岐舊註乃曰宗聖人之國夫宗聖人者
宗周公乎抑宗孔子乎及讀春秋見公山不狃對
叔孫輒亦有曰以小惡而覆宗國不亦難乎始悟
向所註之謬然未曉宗法雖有影響終不敢執爲
何等遂懷疑至今而今始豁然即論語三家之堂
不知何堂夫三家仲叔季也仲叔之祖明明見殺
不宜立廟即立廟亦不宜兄弟合爲一堂且八佾
雍徹獨歸季氏假使祇季友一廟則未有季氏之
廟而三家可共稱之者且郊特牲云公廟之設于
私家非禮也自三桓始也則三家之堂原是公廟
並非祀季友叔牙之廟不知三桓何以得祀
公且不知所祀何公且不知羣公羣廟三家可得
而一一祀之亦懷疑至今而今又豁然由是而推
凡魯之用郊用禘用天子禮樂幼時所擬議而不
釋者以今觀之亦祇是祭所自出之故而呂覽竹
書以爲成王賜而伯禽受遍鑑紀興路史諸書
以爲惠公請而史角止焉皆東楹西觸可付之囅然
一笑而不復問也何快也

春秋襄公臨周廟傳則直是立宗之法初亦不覺及得出王廟一証重爲推繹則宗法瞭然其記諸侯臨諸侯之制除異姓臨于四城外有云同姓于宗廟同宗于祖廟同族于禰廟夫同姓同宗同族則正姓與氏與族之別也姓與氏與族之別則正國君與大宗小宗之別也然而國君有大宗而無小宗有同姓同宗而無同族有宗廟祖廟而無禰廟何以言之如魯爲文昭爲武母弟爲大宗則文爲魯所自出立一文廟以周公爲始封之君立一祖廟而禰廟無之以禰廟在祖廟四親廟之中而

不如繼禰者之別立一禰廟爲小宗廟也苟于所臨者有同姓焉如吳如晉非宗也則哭于文廟爲吳喪也有同宗焉如而或爲前昭或爲後穆皆非出王之廟故魯襄臨周廟爲衛如蔡如曹如滕皆文王之昭武王之弟則同是兄弟而以魯爲宗則同此大宗當臨祖廟爲周公之廟以共此周公之大宗也故滕文稱魯爲宗國以兄弟國也而至于同族則除始封國時周公之于魯公之弟封之邪凡蔣諸小國者可稱同族而自此以後則凡同族者皆國君之弟本國之卿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大夫士並無以國君而爲同族者無同族遂無小宗故傳又別言之曰魯爲諸姬臨周廟則猶之同姓於宗廟爲兄蔣茅胙祭臨于周公之廟則以無禰廟且後此無小宗不可爲例遂以同宗之禮加于同族亦臨于周公之廟與同宗之臨祖廟無異焉然則所謂同族于禰廟蓋正指大夫士之宗所謂繼禰者禰廟也每族之長也所謂同族者即每族子姓在五世之內者也即小宗也故杜註亦曰同族謂高祖以下則明以五世則遷之宗指同族矣故曰此宗法也蓋借臨喪之一節而傳宗法亦借諸侯之宗法而傳大夫士宗法也

大傳曰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

先仲氏曰此盡宗之變而立宗之法遍之者也然所謂盡宗之變何也夫立宗爲公子設也公子之中有庶弟又有庶弟母弟爲大宗庶弟則皆爲小宗夫母弟爲大宗則大宗即適也庶弟皆爲小宗則小宗即庶也萬一有公子于此皆庶而不

適則爲有小宗而無大宗皆適而不庶則爲有大宗而無小宗然而適不一適則既有大宗且亦有宗大宗者庶不一庶則既有小宗且亦有宗小宗者萬一公子祇一人適無二適亦無二庶則已無所宗而人亦不得而宗是已所謂有無宗亦莫之宗者此宗之變也公子則任有是也

然而無變不通無適無大宗將聽其絶大宗乎無庶無小宗將聽其絶小宗乎無宗而大宗小宗俱絶之乎曰不可也不可則思所以通之曰有立宗之法在夫立宗之法君爲之所爲公子之公也彼公子之中有以貴而爲大夫有以賤而降爲士總之不離乎士與大夫二者而公子之公則不問士與大夫而壹以庶者宗適者以宗之小者宗宗之大者此常法也今皆庶不適者則升一長庶爲適而使諸庶宗之皆適不庶者則降其衆適爲庶而推一長適而亦使諸庶宗之無宗亦莫宗者則即以別子一族以繼別之弟立小宗者長子爲宗支子爲族是繼別即適而亦以支庶宗之若是者何也則以公子有宗道祇有以庶宗適之一法而並無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所爲有小無大有大無小有有宗有無宗者任其參變行以一切亦曰宗法固如是也所謂道在則然也故曰一以立宗之法通之謂緊以此通之也

此宗道也

鄭註孔疏皆以繼別大宗在別子之第二世繼禰小宗在別子之第三世則別子一世無所領宗故又設一如大宗如小宗之法使公子之適領之一如大宗小宗然則不通極矣夫別子領諸弟大宗領諸族此卽宗道之正法也又何有如宗之法別爲領宗且其所云公子之適者卽別子也別子已爲宗而又推別子之適弟以領其宗而予若謂別子未爲宗將俟繼別者以立其宗故須乃推一別子之弟爲如大宗則別子爲祖反當訕而宗如大宗之弟可乎若謂公子之適卽是別子領宗亦卽是別子則所謂繼別者別子之子也子爲正大宗父反爲如大宗可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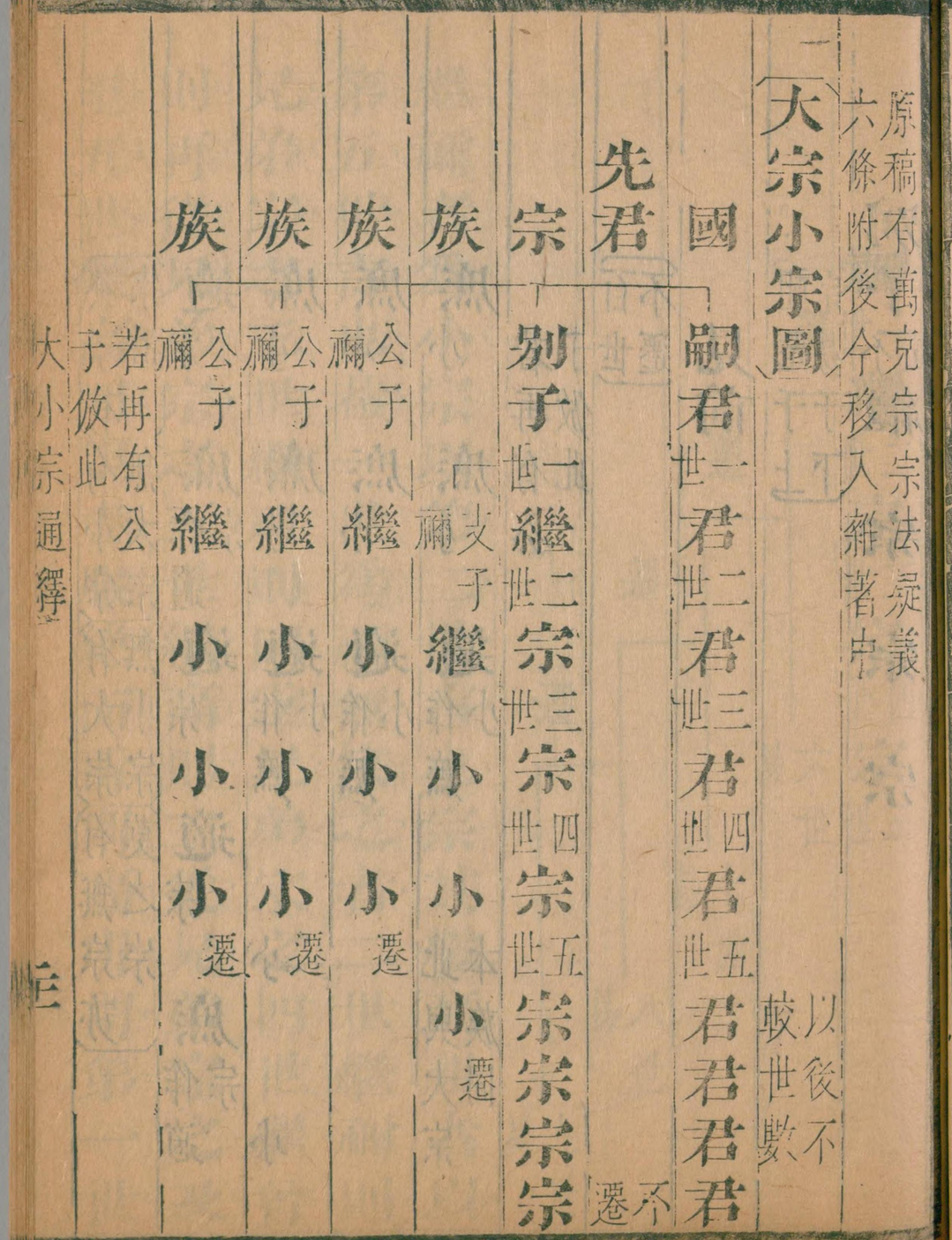
如大宗服齊衰九月則正是大宗之服如小宗服大功九月則正是小宗之服蓋別子兄弟俱是期服而以君在降等則俱服大功但大宗加齊衰小宗無齊衰此不必如大小宗始有是服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宗法之重專在祭祀而燕飲次之故禮凡支庶不祭祭則必告于宗子所以明宗而小記大傳其于此宗法前後歷記支庶不祭明宗之事然而祭必宗子宗子必立廟而後可祭此定禮也吾不知其所爲領宗者何事若猶是祭祀之事則所謂如宗者立廟乎不立廟乎立廟是又立一宗也如仍在別子之廟是正大宗非如大宗也且彼以繼別起宗則在別子原未嘗立廟是欲領祭事而大宗無廟如大宗又無廟將不知如何行事而兄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必有宗室非草草也

原稿有萬克宗宗法疑義六條附後今移入雜著中

大宗小宗圖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公于有宗道有小宗無大宗有大宗無小宗有無宗亦莫之宗

適宗　庶作適宗　適宗　適宗　庶作適宗

庶小　庶小　適作庶小　小　小

庶小　庶小　適作庶小

庶小　庶小　適作庶小　此與大宗本族同

若再有公于倣此

百世不遷

見前

祖遷于上宗易于下

別子不遷　繼宗　宗宗

禰一世　繼二世　宗三世　宗四世　宗五世

遷　六世易

遷　七世易

遷　八世易

遷　九世易

繼禰者爲小宗以第二世言也宗其繼高祖者以第五世言也蓋一世爲禰無宗之者二世繼禰則兄弟宗之三世繼祖則同堂兄弟宗之四世繼曾則再從兄弟宗之五世繼高則三從兄弟宗之及至五世繼高則親盡服絕而所謂高所謂第一世

大小宗通釋

者。當遷之矣。第一世遷則第六世兄弟各以第二世爲五世祖而各分一宗第二世遷則第七世兄弟又各以第三世爲五世祖而各分一宗若五世祖一人則仍是一宗儻五世祖兩人三人則兩宗三宗皆推兄弟中嫡長者立之由是遞遷遞易以至于盡所謂五世而遷之宗所謂祖遷于上宗易于下

西河合集

北郊配位尊西向議目

卷全

緣起

議

答難六條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又名甡稿
陳元龍廣陵 汪煜寓昭 較

北郊配位尊西向議

予濫受館職值

國家繼世之後禮樂明備且西南方闢無考定典制諸事惟有

郊壇配位以太常卿所奏下議謂

南郊南向北郊北向南向各異而

三祖配位皆東一西二東三以次傍設則一偏東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似乎北向之位不無左反因之羣議改正館中諸
先輩皆謂南向東配北向西配不宜南北兩向俱
是東配然且各執意見有言無北郊者有言北郊
不當北向者有言北郊無配者
皇上亦疑于衆說問以配地有無詢學士徐公徵其
是否乃卒遲久不能決以終無一定之禮可憑據
也合肥相公時方爲少宰請名賓客于臥遊之堂
酒半謂予曰有北郊否曰有之周禮言方澤祭法
言泰折皆北郊也當北向否曰當北向國社對
壝亳社對廟屏皆北向也配位皆東上何解曰有

解陽位上左南向之左當在東陰位上右北向之
右亦當在東皆東上也曰是矣弟禮必有儀此可
爲儀乎指酒桌曰假使南桌東坐賓北桌亦東坐
賓則人必以我爲非禮也而去之矣且此亦何據
而云然也乎曰有據何據曰據曲禮曰據曲禮曰誰不讀曲
禮而政言是顧四坐曰坐有習禮經者乎四坐嘿
然轉向予曰試誦諸曰曲禮曰席南向北向以西
方爲上東向西向以南方爲上誦未既公慨然曰
有是哉禮之無所不備也然而是席皆上西今配
位皆上東又何也曰此在西漢之末原有取曲禮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之說一皆上西而其後鑒其誤而概反之故一皆上東皆上西者據曲禮皆上東者據燕射禮也公曰諾次日復召予令公子丹壑編修君出禮經一本則陳灝集說也出儀禮一本則吳澄考註也啟之無可據乃按其卷曰上西上東子試爲我明釋之曰夫席有向設而陰陽分焉此席所爲上以設言也北設南向則設在陰而貴右南設北向則設在陽而貴左北之右在西而南之左亦在西故曰席南向北向俱以西方爲上也若兩郊之坐則以向言之也北設南向則向在陽而貴左南設北向

則向在陰而貴右南之左在東而北之右亦在東故曰郊南向北向俱以東方爲上也夫常席重設而凡禮席當重向此易曉矣公曰此非可以口舌爭也令編修君列館中所議之說設爲主客作答難數條且曰試作一議來予當爲掌院道之又曰凡祭地有無與北郊北向有無俱不可略既而館中覘

上無改向意且亦有稍聞予說者公乃昌言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遂罷議先是黃門鼓吹設兩簴于午門左右名

丹陛樂所以導拜舞之節而樂歌違錯
上命詞臣改製之因有歷代樂章配音樂議下之館
中時掌院學士爲澤州陳公特以其議首屬予及
錢塘吳檢討予上議一通凡六千四百七十九字
澤州公大喜謂坐而言之起卽可行然其文未發
也同館爲詩者相顧起草實不知樂音與樂章分
配何等惟恐句字平仄多寡于宮徵有所拘限遂
于入直史館日有問予曰詩何以合律曰不知也
不知則何以作詩曰作詩者知作詩已耳其能知
合律乎不知合律則何以合律曰有知合律者而
作詩者不知也蓋作詩者我輩事也合律者樂
官之職也桂花曲者唐供奉曲也其曲入商調又
入平調然而作詩者但見吳城桂作三絕句耳未
知是法曲也申胡子乞李賀作簸箕歌而吹之賀
問合何調曰合善平弄賀不自知也後詩成使黃
門收歌歌新詩各合宮調學士徐公亟稱予言以
爲當今歸田校經而年已就木恨不曾註三禮且
于太常樂奏未經考驗抱此大憾因于錄舊議之
餘并雜記議禮始末以略見大概其樂章配音樂

議見疏議卷

中

圜丘壇位北設南向以
太祖皇帝爲一配東設西向近北
太宗皇帝爲二配西設東向近北
世祖皇帝爲三配亦東設西向近南至
方澤壇位已改爲南設北向而
三祖配位亦復以東設西向爲一配近南西設東向
爲二配近南又東設西向爲三配近北于是五嶽
五鎮以次分設亦始于西向而迄于東向則是壇
位改設而配位未改穆昭右左不無難安奉
旨下議時翰林院官各有擬議而主客未決某以爲
仍行舊典不宜
更易因議如左

某議古但著郊禮而不著二郊分合之禮故議者多
據宋人說謂天子祭天不祭地社即地也又無南郊
北郊之名至漢成帝朝匡衡張譚輩始有分立二郊
之議而至于南郊南向北郊北向則自古迄今並無
考據惟宋政和禮始分兩向而明嘉靖間因之且從
來祭社未聞有配則是郊之祭地與祭地之有北郊
以至北郊北向兼有配位即此四事尚無成說而欲
于配位東西兩端以定一是此一間之市也將某
謂天子必祭地者周禮大宗伯掌邦之天神人鬼地
示之禮地示禮即祭地禮也故曲禮云天子祭天地
歲徧而周頌昊天有成命徧曰祭天地也雖天地合
祭與分祭說尚未決然其有地祭明矣是以禮器曰
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孝經曰王者事父孝故事天明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事母孝故事地察皆言天地兩祀之義而祭法直云燔柴于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則有其地宗伯之職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則有其物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則有其名周禮凡以神仕者冬日至致天神人鬼夏日至致地示物魅則有其時大戴禮祭天之詞曰敬拜皇天之祜祭地之詞曰敬拜下土之靈則有其祝辭是王者祭地在諸經歷歷有之若云社即是地則王制不當云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矣是以尚書云告于皇天后土左傳君戴皇天而履后土此后土地也周禮王大封則先告后土左傳共工氏有子爲后土此后土土神即社神也蓋社雖地示之一然而大示與土示端有別矣若夫南北二郊則家語所云兆帝于四郊月令所云孟夏之月迎夏南郊孟冬之月迎冬北郊無非郊名是以孝經說云祭天于南郊就陽位也而証者謂必有祭地北郊與之對文至周禮二郊之名南曰圜丘北曰方澤而禮器云爲高必因丘陵謂必因已高之丘而營壇于南名爲因天事天爲下必因川澤謂必因已下之澤而加墠于北名爲因地事地則已展轉有經據矣雖北郊北向經無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文然地示與土示遍社之向卽地之向也周制祭社必社壇向北君立北牆答祭之以爲社祭土而主陰氣是以郊特牲云君南鄉于北墉下答陰之義也且凡社亦然故又云薄社北墉使陰明也而陳氏禮書直曰其位則神南面而王北面示北面而王南面神者天神示者地示此固推之壇位而皦然者若謂南郊有配北郊無配北之于社則祭地大祭也並不當與社祭等蓋地示稱大示天官大宰祀大示大宗伯祀大示其號稱大號視稱大視詔贊者皆稱詔大禮贊大祀而社示土示及丘陵川澤之示不過從地示類通之以漸降殺故圜丘方丘皆無神主而社則社石社主壇并列焉天神地示皆無人帝人示而社則后土爲土人示后稷爲稷人示分壇而共壝焉此則非可以社例比見者也故地之有配在經傳已明言之考公羊傳與緯書鉤命決俱云郊所以必有配者以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謂郊祀外神不是室神不可無主以孝經說云后稷爲天地之主母地示是室神乎是以孝經謂之爲主文王爲五帝之宗故南郊北郊必以稷配謂之爲宗明堂五室祠五方五帝必以文王配謂之爲宗是

天子必祭地其祭地必在北郊北郊必北向且北郊亦必有配諸說雖繁然亦大概可睹矣獨是兩郊配位其在南郊者既首東設而尚西向而在北郊者亦首東設而尚西向則一偏之儀在諸禮既無見文而前代相因又不能詳所自始因有改制之請見諸奉常而不知配位東西全本曲禮蓋西漢儒臣誤承其意而後王刊正遂因之一反而世不察也曲禮云席南向北向以西方爲上東向西向以南方爲上夫南北亦殊向矣乃殊向而不殊上何故曰席蓋有首尾焉所謂端也侍坐于君子其敷席之法必認席之端而定其所上故席南向者人向陽而席居陰以席爲主則坐在陰位席向北者人向陰而席居陽以席爲主則坐在陽位是以陰尚右而南向之右則西也陽尚左而北向之左則亦西也故曰席端之所上皆西方也此以常坐言之也東向西向之所上皆南方亦猶是也若禮坐之席則以向爲主南向者陽位陽尚左而尊東方北向者陰位陰尚右而亦尊東方故燕禮云司宮筵賓于戶西東上戶西者西牖之前南向也東上者尚東方也射禮云賓席南面而東上衆賓之席繼而西南面在牖前也繼西者尊東方而殺西

方也北向亦然社主東上而稷主繼西太社太稷皆東上而后土與后稷之人祇又繼而西東上爲尊而繼西爲殺然且位既上東則席端亦東燕禮司宮卷重席設于賓坐東上則席端亦在東也鄉飲酒禮云賓升席自西方降席自東方則以升席必取下而在席末故自西降席必取上而在席端故亦自東也然則禮坐必上東有固然矣蓋禮坐有賓主賓主必相向相向者以向爲主與常坐不同乃西漢郊壇本是禮席亦復取曲禮爲據如元始儀載祭天于南以先祖配祀地于北以先妣配而前志于孟春合祀之位

直以天地皆南向而天位在西地位在東尚西方也一如曲禮所云席南向北向以西方爲上也配位皆西向而高帝在南呂后在北尚南方也一如曲禮所云東向西向以南方爲上也此在劉歆左咸之徒直據曲禮說而定之爲儀而不知其不可者以彼所尚者是常席而非禮席也且女主無配理矣雖孝經說云祭天圜丘象北極祭地方澤象后妃然以之爲比而不以爲配揣其用意不過以新莽行詐將借之以讇元后原不可訓況侍坐無虛席謂傍坐東設則其坐儘北而虛其南所以親正位也今正位南向而高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后在北高帝在南則后親天地而帝席反疎是以後
漢配地儀初改薄后繼改光武且又改南上而作北
上似乎早鑒其誤而魏配伊后晉配張后梁配德后
陳配胡后相延不改至唐世以還始有二祖三祖之
配郎去女主然而配位南北一皆尚東適反乎漢代
誤遵曲禮一皆尚西之謬此雖史文闕略並不知何
時刊正而宋代沿之有明之嘉靖成之其所並者在
曲禮而其所沿者在燕射諸禮一並一沿未有非也
若夫偏岐一致似乎礙觀而禮儀所在有至奇而實
至平者此則非尋常耳目所可拘矣或曰漢元始儀

但合祀天地並非兩郊分祀之禮且廟位設主考西
妣東則尚西有據而不知合祀遵曲禮而分祀反有異
坐即祭時無主席配位而設豈可不主向而主坐如故
而配位東設宋政和禮地壇北向而配位西設皆無
所誤惟明嘉靖間有司誤據尚右之義而以右爲東
則嘉靖所因與有司之誤據皆不可知而上東則不
誤也上東不誤則他制非所據矣竊聞同館諸官各
有所議其議改設者未歸劃一而議仍舊者又爭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不盡當一經同異則斷斷兩端必致水火因敢申末議而錄爲一通以俟財擇某日某議

答難六條

有難者曰傍坐必分昭穆昭先穆後一定之禮也即或昭穆分南北亦分東西然其左必昭而右必穆無少異也今乃拘東設而以右爲昭而先之固已非矣況昭穆者父子也父子可穆昭乎曰父昭子穆者從父數也若從祖數則有父穆而子昭者矣且昭左穆右者爲尊昭也倘尊穆則穆亦居左周制大祫當祖尸出堂時后稷文武皆南面而二祧四親分東西面然而穆考居東昭考居西穆首而昭次彬彬也禮固各有在也

難曰陽左陰右分東西也今北向則陽不東陰不西矣此如山水分陰陽然以山言之則山南曰陽山北曰陰而以水言之則水南曰陰水北曰陽矣尚得拘一偏之陽尚東設乎曰正惟水南可爲陰水北可爲陽故東可爲右西可爲左蓋水以陰類而變南爲陰猶地以陰祇而變東爲右其義同也不讀曾子問乎塟紖至于堩必止道右道右者路之西也以爲塟紖向國北而止于路西則行人可從紖之右來是紖止

路西是右行人從絒東來亦是右西右東亦右所謂
卤事交相右也倘遇日食之變而改凶從吉則必止
道左道左路之東也絒止路東而行人從絒西來路
東回是左絒西亦是左所謂吉事交相左也是吉凶
分陰陽而東西左右無一不乖反如是是所拘者在
陰陽未嘗拘東西也

難曰陽左陰右既可左西而右東則以先左後右言
之西可爲左而先設東可爲右而次設矣此如明堂
然其在明堂也則東爲左个西爲右个及轉而玄堂
則西左个東右个矣然而王者至首冬則必先西北
之左个然後乃循次而太廟而右个向使謂玄堂爲
陰陰當尚右何不先東个而後西个耶曰明堂玄堂
雖以南北分幽明而四時遞代八風圜轉十二辰周
旋並無尚陰尚陽之分故與南北郊位次截然不同
是以南郊祀五帝亦如明堂五室之左青右白南赤
北黑而北郊無之浸假如淳于之說則水木交事實
始東北其首春祠帝便當以青陽北个與玄堂東个
先九室十二堂而以次禮饗何言不先東也

難曰天下有無定之左右有一定之左左無定之左
右地形是也如居三晉者曰左山右河此無定者也

何也以居齊者之將右山居秦者之將左河也若國
位則一定矣王朝之位左宗廟而右社稷天下有敢
言左社稷而右宗廟者乎是社之在西一定之位也
今必主東設何也曰地形之不定非不定也正以有
異向而不定之也如國語云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
蠡夫彭蠡在洞庭之東洞庭在彭蠡之西而反曰洞
庭左彭蠡右以三苗之國北向故也是以楚王無彊
曰夏路以左夫豈不知方城之在西而徙以楚適江
夏則在路之東遂以左之三晉之左山右河亦猶是
矣若夫社之必在東則但以南向言之然且勝國之

社在庫門之東則雖南向亦寢有社在東者是以一
屏之隔南薄社而北宗廟不禁東西之位一變而爲
北南也又況軍行出廟則征車南發禰主嘗在東社
石嘗在西而一當旃門北列即不無禰右社左之異
故朝市廟社亦惟無如衛莊者爲改向耳今北郊改
向矣已改向而尚謂社位一定必不東設是何言與
難曰位固無定而議禮之位則有定嘗讀鄉飲酒義
矣尊有玄酒貴其質也然而疏之者曰北面設尊玄
酒在左謂別設玄酒在酒尊左也所以設玄酒在酒
尊左者謂地道尚右貴其質素夫尊之北面正猶地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之北向也乃以玄酒在尊方雖在北向者亦稱右矣今西設東向其在祇西猶玄酒之在尊左而西本右方亦如玄酒之稱尚右此議禮之文何不可者曰不然東設之右則北向之右此地道之尚右也西設之右則仍是南向之右此非地道之尚右也夫玄酒在尊之左也乃玄酒既在左而又曰尚右此以賓坐言也玄酒在尊左而以賓坐之南面視之則在右也以玄酒在尊之西而謂之在左以酒尊言也个夫東方而何以謂之右个乎以爲射侯北向其東

際一幅則右方也此以射侯右之也蓋北向者以東爲右也乃說禮者又云凡射者以西方爲右个此又以射者右之也射者南面則又以射侯之西幅爲右方也蓋南向之右也是以曲禮曰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夫弟左右焉已矣必曰人之左人之右是豈舍其人卽無左右哉蓋惟恐徒認東西而于南北之所向有未審也食筵有南北矣南筵之左右卽東西也萬一北筵進食而亦左東而右西則反戾矣故曰人之左人之右以人爲主猶之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尚右夫孔子

之尚右則右在西何也以南面也門人北面則其尚右者在東矣然猶曰尚右以東西無主而人爲主今北郊則祇主之矣以祇主之尚右略南北而執東西不其謬乎

位所主之尚右而乃强引鄉飲賓

難曰地道尚右原非定義此僅見漢人說禮以之作左祖右社之解實于二郊配位有所未當且配位西設雖經無見文然考唐開元禮既設社主北向又設后土于太社之西東向既設稷主于社西北向又設后稷于太稷之西東向是太社太稷即是地祇而后土后稷即是地祇之配位然而地祇北向后土與后稷皆東向則配位尊西設有明徵矣乃必是東設而非西設此何故與曰地道尚右非儒者之私言也禮運云天秉陽地秉陰而說之者曰惟天秉陽故日月星辰皆左旋惟地秉陰故百山百川皆右行是天地有陰陽而左右遂分屬之彼社稷居右特地道尚右之一節耳故社壇北向而尊右位無非此義據郊特牲引條牒論稷壇在社壇之西俱北向而並壇共門夫社尊太社而卑太稷其皆北向也則猶之方丘之北向也其位社于東而位稷于西尊右也猶之配位之首東設而次西設也是以歷代社稷皆異壇同遺社

東稷西位北向而尊右設而惟開元禮稍異者此卽祀五帝者有降人神于天神之說並非以正位配位分正側也夫社降于地地有配社無配也稷又降于社稷爲農神后稷不自配后稷也故南郊有配北郊有配社稷雖事地而實無配不待言矣乃后土后稷兩俱傍設亦升降其次而並非配位益祀有本祇有人祇本祇者太社太稷如五帝之有青帝赤帝之類人祇者后土后稷如人帝之有太皞炎帝人臣之有勾芒祝融之類徒以祇有尊卑故位有次第初以北向尚東之故使社稷居東后土后稷居西後更以尚東不足且令在西者復轉而爲旁向此則開元之異于舊制然總是正位並非配位而以之爲配位之據已非義矣且夫尚右者以尊右也今乃以尊東之故而使祇居東而人祇居西是卑西也又復以尊東不足令人祇之降次于西之正向者復改爲旁向是卑西又卑西也卑西也卑西又卑而反謂西設是尊右吾未之聞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西河合集

辨定嘉靖大禮議

卷一

序論

辨世宗由王門入并勸進之誤

辨引據漢定陶宋濮事之誤

辨稱孝宗皇考武宗皇兄之誤

辨稱興獻王爲皇叔父興獻大王妃之誤

辨稱興獻王爲父服期之誤

辨天子爲父後不追崇南頓君之誤

辨預養爲人後迎立非爲人後之誤

辨繼統與繼嗣不同之誤

辨古稱高伯祖考皇伯考之誤

卷二

大禮議目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辨興獻后謁廟之誤
辨古者婦三日廟見之誤
辨本生父母本生皇帝之誤
辨立廟火災之誤
辨壽安皇太后喪服謚號之誤
辨天子稱太宗之誤
辨天子諸侯不爲人後之誤
辨天子諸侯所後不改稱士庶所後改稱之誤
辨引據春秋閔僖歸父嬰齊二事之誤
辨興獻廟稱世室世廟
辨興獻入太廟之誤
辨興獻稱宗之誤
辨興獻廟之誤
辨興獻明堂配帝之誤
附問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 又名甡 稿
汪煜寓庵 盛唐元白 較

辨定嘉靖大禮議 一

向入史館時纂修明史其闕題分傳往往在弘正以前而嘉隆不及焉然起草之際每聞同館官論及大禮輒兩端相持無所專決偶或左右必彼我爭執而不得下一如當日之紛紛者予嘗思以禮斷之而未暇也暨予乞假後相隔日久壹不知館議是非有定與否曾于康熙乙亥重上劄子于

總裁先生衡論

其樂會

國家以兵事匆忽不報而罷私念此事重大終古未
判自漢唐宋明以迄于今其間名臣鉅儒盈千累百
而究無一人焉爲之處分且六經諸史昭昭在前東
振西觸並無一當漢人據古經而漢與古殊宋人據
漢事而宋與漢別明人據漢宋二事而明與漢宋又
大相河漢而無可底止此時不明將必有以稱宗入
廟配天享帝爲將來大典據者此所憂思匪細也夫
禮者理也禮者履也禮當于理則如履著地而不可
動間亦嘗引經據史明指其禮以示于衆衆雖善抗
亦似慨慨于心口而偃蹇而退卽或有故爲踟躕者
謂時王有制各守祖宗以爲法或不能盡一盡如古
禮而竊觀明制屢變法守其在國初諸臣本屬無學
皆叔孫綿蕞而一經考究則水落石出敗漏莫遁尚
書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蓋國事多端其所進退務
在因時以制宜原非一成之法可墨守也夫六經未
亡則禮具在也人心之未泯則以經証禮其爲理猶
可通也于忝居史官本應議禮而又忝之史館職修
明史則其議是禮又無越分言事之罪惜立 朝無
幾時曾議樂章配音樂與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北郊饗帝

王祖配位左右之禮謬蒙 掌院學士稍採其說則入官議事在儒臣時時有之而學問疏略日暮途遠禮堂乏人無可考訂謹據所聞撰爲辨定大禮議二卷雖言稍激切幸非劄奏且後儒史論縱橫不擇多有大聲疾呼以明其意者孟子曰非好辨也

明正德十六年三月武宗皇帝崩無子大學士楊廷和等議立興獻王子厚熜爲後（興獻王者憲宗皇子長孝宗次興獻王弘治七年興陸州正德二年生厚熜即世宗也時年十五歲）奉遺詔曰（節略）朕紹東祖宗丕業十有六年有孤先帝付託皇考孝宗敬皇帝親弟興獻王長子厚熜倫序當立遵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告于宗廟請于慈壽皇太后（武宗母張皇后）與內外文武羣臣合謀同辭即日遣官迎取來朝嗣皇帝位

有明一代以明經取士名爲通經而實未嘗通以致朝廟大禮一往多悞如此議立後一節執政大臣先誤解兄終弟及四字遂失倫序夫所謂兄終弟及者謂同母之弟（嫡弟）非然即同父之弟（庶弟）未有伯叔父之子群從兄弟而可言弟及者也古王傳位祇有傳子傳弟二法夏周傳子則傳子之窮然後傳弟（無子始傳弟如

周匡王無子殷商傳弟則傳弟之窮然後傳子（如中丁傳）公羊傳亦曰一生一及生即世也（立弟定王王類弟外壬外壬又傳弟河亶甲至河亶甲無弟然後河亶甲傳子祖乙）是以禮運曰大人世及以爲禮世者父子相繼爲一世及者兄終弟及傳及之禮則雖母弟父弟皆分先君之一體而非長非嫡即謂之體而不正是所謂世與及者皆以先君之同體爲言謂親子親弟也今武宗無子已無傳世然又無親弟亦無傳及則以倫序求之當求一正而不體者或武宗原有子而子死而孫存則立孫（如周王）或子死無孫而不得已而迎立庶（太子早死立太子之子爲桓王類）族親王則必立一庶族兄弟之子（禮長而不體）皆非先君之一體而必取其嫡與其長者（禮長子不爲人後謂後大宗也若後君則非長嫡不可）皆謂之正而不體向使大臣略知禮必當于憲宗十皇子中擇其孫之嫡長者以後武宗而誤解兄終弟及四字妄以庶族兄弟當之不取庶族之子而反取庶族之弟一似後武宗又一似後孝宗者以致父子兄弟祖孫伯叔相爭不已倫序顛倒莫此爲甚是舉世無學禍及家國即一開詔而議禮大害已釀于此宰相須用讀書人非妄語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乃遣司禮監太監韋霽壽寧侯張鶴齡駙馬都尉崔元大學士梁儲禮部尚書毛澄賫遺詔金符至典國是時厚熜迎詔國門外跪承運殿開讀已乃登坐受符朝藩衛四月辭典獻王園寢到京禮部受楊廷和指上儀狀請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翼日百官三上箋勸進俟令旨俞允擇日卽位不許曰遺詔以吾嗣皇帝位此狀云何乃御行殿受箋由大明門入日中卽位以明年爲嘉靖元年遺詔云嗣皇帝位而帝卽開詔登殿受符朝藩衛則已拜詔許嗣位矣又以王禮自居使群臣勸進而後

俞允則將置遺詔何地豈先王金冊反不若群臣一箋耶孝文三讓由未奉先皇遺命祇以陳平周勃私議迎立其應嗣與否全未定也尚書成王彌留既有顧命則太保命仲桓南宮毛齊侯呂伋卽以二千戈虎賁百人迎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謂從正門外延入路寢則康王雖未卽位亦尚未受遺冊而一有顧命卽不守太子之禮如後世所云闕入馳道者而欲世宗以受詔受符之後尚行王禮由東安入且謬昉六季篡立之例三行勸進則自坐無禮之極宜世宗之不從也當是時已有啟人主以藐法蔑禮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漸矣

上命禮官集議崇祀興獻王典禮禮部尚書毛澄請于大學士楊廷和出漢定陶王宋濮王事授之曰此篇爲據與議者卽奸諛當誅禮部侍郎王瓚語稍不合卽出爲南侍郎而以侍讀學士汪俊代之

漢成帝無子預取定陶恭王子入宮立爲太子卽哀帝也而恭王無別子另立楚孝王孫景嗣恭王爲定陶後宋仁宗無子亦預取濮安懿王子入宮立爲太子卽以王子宗樸嗣安懿王爲濮後此已事也其倫序則定陶爲成帝庶弟濮王爲仁宗庶兄取立其子正合群從之子正而不體之義較武宗遺詔爲稍合禮但自古無預立之例漢成宮中以昭儀累殺帝子恒慮事覺而帝舅王根思藉之爲怙寵之計故創爲預立一法以亂古制而宋宗因之已爲無禮況哀帝仍父之說及卽位後追尊恭王爲恭皇帝置寢廟京師尊定陶太后曰恭皇太后母丁姬曰恭皇后且徙楚孝王孫景爲信都王而自爲定陶王後與廷和所議禮皆相反而不相合唯宋代濮議則司馬光程頤二

人創議稱濮王爲皇伯父此大無禮者故韓琦歐陽修輩力爭之當時政府已擬尊濮王爲濮皇帝稱爲親而英宗厄于司馬光議但稱爲親而不受濮皇尊號是廷和欲宗濮議亦祗得其半而乃曰此篇爲據則不惟不曉大禮其于漢宋二事亦未嘗一得知也況其說皆大誤也

尚書毛澄會公卿臺諫等官六十餘人上議漢成帝立定陶王爲嗣而以楚王孫後定陶承其王祀今宜以益王子崇仁王後興國其稱號則襲宋英故事以孝宗爲皇考改稱興獻王爲皇叔父興獻大王妃爲皇叔母興獻大王妃爲皇太后自稱姪皇帝帝覽曰父母可移易乎其再議

以孝宗爲皇考開首一語便誤不可言當時武宗無子擇群從入繼原以後武宗非後孝宗也今忽立武宗從弟誤引兄終弟及之例迎及興王一若置武宗于何有者固已大謬然業已如此無可如何但其稱謂則無論兄終弟及與庶族入繼總不得稱孝宗爲父而武宗爲兄使繼孝宗爲父憲宗爲祖使繼武宗耶則武宗爲父孝宗爲祖益禮有世統有廟統世統者生倫之序也廟統者即人君歷數相授

之次第也國語曰工史書世則取生倫之序而書之如虢仲虢叔王季之穆魯衞毛聃文王之昭類又曰宗祝書昭穆則一以人君入廟之先後書爲次第如桓王繼平王則祖爲昭而孫爲穆定王繼匡王則兄爲昭而弟爲穆孝王繼懿王則兄子爲昭而叔父爲穆夷王繼孝王則從孫爲昭而從祖爲穆先入者爲昭後入者爲穆昭卽爲父穆卽爲子一昭一穆毋容紊亂若是者何也則以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自先君而遞上之曰禰廟曰祖廟曰曾祖廟曰高祖廟曰高祖之父曰高祖之祖此卽四親與二祧也歷考經籍皆如此數詳見廟制折衷皆先定廟名而俟其人之入之入禰廟者卽謂之父入祖廟者卽謂之祖毋論兄弟群從倫次不齊而一限以四親二祧之世數並如工史之書世者尚書云七世之廟荀子曰有天下者事七世一世爲身二世爲父三世爲祖鑿不可易如春秋閔僖皆魯莊子也閔弟以貴庶先立僖兄以賤庶後立然而僖兄閔弟則生倫之序也僖子文公以尊父之故于父僖入廟時升僖公于閔公之上使僖昭而閔穆僖祖廟而閔禰廟其于工史書世似乎極順然而宗有司以昭穆爭之魯史以躋僖大書之夫子以逆祀不仁重刺之定

公以順祀改正之是則何故蓋以閔公雖弟而先僖而立當閔立時閔爲君僖爲臣當僖立時則閔爲先君已早入禰宮享父廟之祭是僖立三十三年而閔在父廟亦三十三年故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言僖雖賢而不先閔公而享父食者且三十三年蓋若是之久也是以君統廟統一反倫序閔弟爲父則僖兄爲子文既以僖爲父則文雖從子自當以閔爲祖若以兄先弟左傳謂之子先禰而後祖春秋書之夫子定之斷斷如也

後儒無學謂父子爲君臣之比則祖孫何

此乎今世宗在正德二年生于藩邸至十六年而後入繼大統其爲臣爲子已一十五年是世宗者向爲武宗臣今爲武宗子也公羊所謂爲人後者爲之子正謂此也

若夫孝宗則武宗之父世宗之祖也世宗既爲武宗後乘主鬯而事七世則吉禘之後

周禮新主入廟之祭

見春秋正當奉武宗神主大祫祭以入禰廟而反躬父祖先皇之武宗妄扳新升祖廟中先皇之父之孝宗而呼以爲父顛倒錯亂其于生倫死序世統廟統之大禮一概紊盡而以此立議大亂之道也

若其改稱興獻王爲皇叔父興獻大王此尤不通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甚者也當宋作濮議時知諫院司馬光創言英宗當稱濮王爲皇伯父而不名學士王珪等上其議政府大駭謂自古無有以所生父改稱伯者珪等言非是此亦見天理人情之不可泯雖不知禮人亦悟及矣乃程頤又曰爲人後者謂所後者爲父母而謂其所生者爲伯叔父母此天地之大義生人之大倫不可得而變易者也但當推崇之以高官厚爵稱之曰濮國大王以異于諸王猶之服制既降所生服爲期而又加齊衰以別于諸伯叔父而司馬光遵之故今亦以皇叔父大王專襲其說殊不知皇伯叔父皆臣子之稱古天子諸侯惟父祖曾高尊不可尚降而爲伯叔兄弟幼子童孫則皆爲王臣無事拜跪之有事役使之愛則賞賚之有罪則戮辱之今明明一至尊之父而稱爲叔父則役使戮辱不止瞽瞍北面朝舜已也夫大王猶王也猶是臣也漢高父稱劉大公其爲擁彗猶在也乃以高爵厚祿褒視天親謬以越人呼吳王六國人呼齊泰楚王之法定爲尊稱其爲慢侮莫甚于此

然且父母改稱曰天經曰地義曰人之大倫此據何書出何典何王所制何代所行而可于朝廟大禮洵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口誕罔如此夫天經地義生人大倫曾有改父母之稱而稱伯叔父者乎三代無繼嗣之說爲人後者有三天子一諸侯一大宗也外此則世爵大夫絶則繼之然繼爵不繼人如臧武仲求爲後于魯但繼臧氏之爵而不繼臧孫紇是也若士庶既絶則已之喪大記曰有無後無無主言但無後無主其喪而不爲立後即初爲大夫者雜記亦謂以他大夫之子嫡置後主喪而喪畢即已並無繼爵并繼人者夫子所云與爲人後者言于前爲人後正指公族之覬覦入嗣與庶族之妄冀宗卿者爲言非有他也然而即爲人後亦但稱所後者爲父母而所生父母仍不改稱儀禮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夫其父母者非即所生父母之稱乎是以尚書云舜格文祖是舜已嗣堯爲子稱堯先王爲祖矣然云受終文祖是舜已嗣堯爲子稱堯先王爲祖矣然而升聞之時曰父頑母嚚在位之後又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其于父母之稱未嘗改也雖所生一父母所後一父母似有貳父之嫌然而所生之父母生稱也不可改也所後之父母廟號也廟號稱先王亦稱先君雖有父母之實而未嘗立父母之名也是以太甲繼仲壬而尚書曰伊尹祠于先王漢宣繼昭帝光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武繼平帝而漢書但稱孝昭皇帝孝平皇帝蓋君卽父母易稱家有嚴君不得謂臣有貳君詩稱民之父母可謂民有貳父母乎

是以廟祝呼號自稱有三一曰孝子對父之稱一曰孝孫對祖之稱一曰曾孫對曾祖以上之稱然而儀禮稱孝孫尚書毛詩皆稱曾孫則限稱孝子蓋不可易而反更其稱曰姪皇帝考經傳姪字皆指兄弟之女必如程頤所云不可變易正以廟中祝號不必並與倫次相對照也至所生父母並稱說文所云姪者兄弟之女是也若兄弟之子則古稱從子兄子弟子猶子並不稱姪其或稱姪者則名之稱如春秋秦穆姬稱晉惠之子爲姪左傳曰姪其從姑而儀禮喪服曰姪丈夫婦人報傳曰姪者何也謂吾姑者吾謂之姪則鑿然以女兄弟呼從子始有此稱然且男曰姪丈夫女曰姪婦人明有分別是以爾雅云女子呼昆弟之子亦爲姪此非可漫稱者卽唐後古學衰絶俚諺雜出然唐書秋仁傑諫武后云姑姪與子母孰親仍守吾姪之語而堂堂議禮反以末世陋學及市井不經之稱褻嫚至尊一如小

朝廷議上箋北朝皇帝爭稱呼者罪可勝誅乎

至若服制古無父母改稱者則自無父母改服之文儀禮謂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期此爲大宗言之故下即接曰所後者何人後大宗也並非天子諸侯之禮蓋天子諸侯並無期服中庸曰期之喪達乎大夫言從大夫而止若云天子爲所生父母期則絕服矣雖天子亦有不絕者皇后太子雖期不絕比之三年晉叔向所云王一年而有三年之喪二謂后與太子也天子絕期而后太子不絕有似三年故曰比三年與儀禮父爲長子三年不同見喪禮吾說篇然后太子外並無云天子爲所生父母亦不絕期比三年者中庸曰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是天子諸侯雖爲人後亦必服所生父母爲三年喪既不當以大宗之禮誤坐天子又不當以后太子期年之禮强解不絕而歐陽修曾鞏各作或問皆以大宗之期服誤認作天子之禮反復解辨宜其愈辨而愈不明也

於是廷和及蔣冕毛紀等復上言程頤濮議最得禮義之正斷宜稱皇伯考典獻大王尚書澄侍郎俊等六十餘人亦復上議如廷和言帝不聽仍命博考典禮以求至當廷和乃上言舜不追崇瞽瞍

漢世祖不追崇南頓君皇上宜以此爲法于是澄
等七十餘人又上議且錄魏明帝詔文以上時御
史周宣進士屈儒侯廷訓及廷臣各言當法大舜
漢光武不稱皇考不立廟帝不聽
舜不追尊瞽瞍光武不追尊南頓君此二語創于司
馬光程頤濮議而廷和祖之光順之言曰舜不追尊
瞽瞍漢宣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
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予每求其說而不
得其解舜何嘗不尊瞽瞍耶據尚書舜格文祖是堯
祖廟禹受命神宗是舜祖廟蓋舜自瞽瞍以上至黃
帝剛及九世因以黃帝爲始祖頴項窮蟬爲二祧敬
康句芒蓐收玄冥爲四親廟堂立廟是追尊之典從
瞽瞍始也然且舜服瞽瞍三年喪畢奉主入廟尚書
稱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其所云祖卽瞽瞍
以上考卽瞽瞍矣惟追王瞽瞍故堯子爲勝國之賓
稱曰虞賓與羣后皆來助祭則追尊無如舜者然且
禘祫大事國語稱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頴項無非舜
親與堯無與何則頴項非堯祖也祇南郊配天國語
稱郊堯宗舜祭法稱郊鯀宗堯總因舜不傳子故後
無所宗並非舜不追尊也且此皆開王之禮異姓禪

受彼此易廟與入繼大殊以此引據便擬非其倫兒言事又乖反乎若漢宣之父則初稱皇帝親而既用禮官之議稱悼皇考立皇考廟于京師則當時所云追尊者亦不過如是已矣至云光武不追尊則光可笑者光武不曾繼元帝也光武本崛起原可自立七廟自父南頓令以上至節侯爲四親無所不可特以身承漢嗣不繼前漢元成哀平似乎非高帝子孫矣因考世系爲長沙定王之後身與成帝爲兄弟而哀帝從子平帝從孫因有當繼元帝不當繼平帝之議而是時識緯家言則又有赤九會昌之文謂炎劉以火德王赤也自高帝至元帝適當八世而光武繼之則九也因之有繼元之說見漢官儀而其後用張純戴涉諸議直以元成哀平代四親作高曾祖禰而南頓以上別立祠祭然猶仍稱四親如云南頓令稱皇考廟鉅鹿都尉稱皇祖考廟蠻林太守稱皇曾祖考廟節侯稱皇高祖考廟並未嘗不稱考不稱皇不立廟如議禮所云也祇張純眇學稱元帝大宗或曰太宗則帝非大宗元帝非太宗一誤廟寢不定祀文武宣元于洛陽高廟祀成哀平于長安高廟惟躬祭洛陽而長安及南頓諸廟皆使有司侍祠之則古王無

攝祀祖禰庶子王亦無代祀已親之禮二誤漢代不
識廟制既立高廟又立世祖廟而其後無廟無寢往
往于陵園侍祠則大乖古制三誤若其設公私四親
則議禮至精使廷和知此便當于祖孝宗禰武宗外
追尊興獻王爲皇考立廟京師則公私俱安而乃誤
信濮議呼九閽撼九廟杖朴貶謫血流殿廷既陷世
主以不義而究之憤激所至稱宗入廟配天享帝爲
千秋萬世議禮之羞廷和可謂不讀書誤人國事者
矣其後璁蓼謬誤固不足怪弟以宋之歐陽修曾鞏
明之楊慎可稱能文亦並不讀春秋三禮及尚書漢
書雖歐曾二人發狠作濮議或問動輒萬言並無一
語據典禮者偶或有據又無不舛錯爾時何不攤尚
書漢書將順光顧即以所云不尊堂堂正正稱考立廟
不尊堂正正稱考立廟吾不知光顧有何埋說然
則歐曾之文篇楊慎小說家記註皆無用之學爲學
古入官所不道者先仲兄嘗嘆宋明以來無一讀書
人實痛之非毀之也至于澄等又主魏明帝詔文以
作典據亦係廷和指使之然又自相矛盾夫魏明詔
文正與光武事相反者魏明以已無子嗣預爲詔文
惟恐後此繼之者之顧私親而先爲社之故以漢宣

加悼考光武稱皇考爲非且謂後嗣有由諸侯入繼正統者皆不得稱考爲皇稱妃爲后此杜撰無禮之言正與大舜光武二事相抵牾而廷和既請帝遵大舜光武二事爲萬世法而又上此詔則顯然于漢魏史書並不一寓目者楊慎安在耶若夫光武之是而魏明之非則前已言之且其說不止此也（說見後條）

七月覲政進士張璁上大禮疏曰（節略朝議謂皇上入嗣大統宜稱孝宗皇帝爲皇考改稱興獻王爲皇叔父興獻大王不過拘執漢定陶王並不改稱叔父亦不改稱定陶大王竟稱皇帝唯宋濮王程頤請稱皇伯父濮國大王而英宗不從使中書議照漢宣帝稱史王孫爲皇帝親而不改稱伯父權宜罷議使博求典故以聞是廷和之議並未合定陶濮國二故事也）今張璁欲更其議似亦酒囘中之能獨醒者使稍有學問便當歷斥其誕罔不隨其所言相爲轉環而乃開口便錯莫知其非安有濟乎

夫漢哀宋英皆預立爲皇嗣而養之于宮中則猶爲人後者也故師丹司馬光之論施于彼時猶可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今皇上入繼大統以爲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亦天下之天下也故遺詔直曰典獻王長子倫序當立！初未嘗明著爲孝宗後則陛下之典實所以承祖宗之統而順天下之人心者也比之預立爲嗣養之宮中者較然不同

自古無預立爲嗣之禮既已預立則與遺命迎立者何異乃既不能言預立之非又不識春秋三禮所言爲人後三字之義妄云預立之非者猶爲人後將迎立者不爲人後乎夫世宗之不爲孝宗後者以爲爲武宗後耳在當時諸臣誰無能言不爲孝宗後一語今能言此語可謂朝陽之鳴而乃古禮茫然仍不知世宗之當爲武宗後且不知承祖宗之統之正是爲後而以預養者爲爲後迎立者爲承祖宗之統不是爲後則其不通與廷和等矣

夫興獻王往矣稱之以皇叔父幽寓之中臣固有不得而知者今迎養聖母以母之親也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禮長子不得爲人後況興獻王惟生上一人利天下而爲人後恐皇上爲繼統武宗而得尊崇其親則可謂嗣孝宗以自絕其親則不可或

以大統不可絕爲說者則將繼孝宗乎繼武宗乎夫繼統與繼嗣不同非必父死子立也漢文帝承惠帝之後則弟繼宣帝承昭帝之後則以兄孫繼若必強奪此父子之親建彼父子之號然後謂之繼統則古嘗有稱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謂之統矣臣竊謂今日之禮宜別爲興獻王立廟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則興獻王不失其爲父聖母不失其爲母矣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此將予論禮之言即此一語可以回帝主之心抒廷和之口矣然聰知有此而不知有彼夫興獻之不得稱皇叔父猶之孝宗之不得稱皇伯父也天子稱伯叔兄弟總爲王臣予前已言之矣聰謂興獻不當稱孝宗以皇伯父豈興獻不可爲武宗之父已升祖廟帝方繼武宗祀禰祀祖而乃以王考廟中之皇祖稱之爲臣是聰予此禮全然未懂所謂皇叔母以君臣禮見者皆好言自口非眞知也若謂長子不得爲人後興獻惟一子不得後人則將使世宗回藩邸乎抑亦利天下而仍留此乎儀禮支子後大宗適子不得後大宗此專爲宗子而言

予前言爲後有三一天子一諸侯一大宗大宗與天子諸侯皆百世不遷不可中絶故絶則繼之但庶族庶子皆承庶祖不當舍己祀而從人祀故第以支子不以適子若天子諸侯爲後則必須適子禮所謂正而不體者正者適也若謂繼統不繼嗣則尤不通古何嘗有繼統繼嗣之分乎天子諸侯與宗子爲後皆謂之繼嗣則皆可謂之繼統宗子者大宗之統也若初爲大夫與士官師庶人則並無繼嗣何有繼統如謂繼嗣者爲父子繼統者不必父子則全不解廟次與世次而洶口妄言夫廟中昭穆即廟中父子雖弟繼孫繼而一以昭穆父子該之公羊所云爲人後者爲之子正指此等歐陽修不讀春秋謬認爲漢儒之言所以其說每鶻突而不得自也如謂古稱高伯祖皇伯考則古何嘗有此稱少牢禮稱曾祖伯祖者皇祖之字猶之皇祖某甫也其誤稱伯考伯祖者皆唐宋間事大不足法嘗考宋眞宗咸平元年詔議太祖廟號而有司議太祖稱伯時張齊賢上議云禮天子絶期喪安得宗廟中有伯氏之稱詔禮官別加詳定而禮官堅執謂唐玄宗朝禘祫布昭穆之坐于戶外皇伯考中宗與皇考睿宗並列于南廂北向同

在穆位又唐郊祀錄載德宗朝祝文稱中宗爲高伯祖考遂以伯考定宋太祖廟號是唐儒無學誤以臣子之稱謬上中宗而宋又承其誤而誤之明明開國之君既讓弟位而又降稱皇伯以貶夷之爲弟之臣子唐在順憲後祧則已矣宋一代廟號開國不祧爲宗廟七世所創始而其所題者曰皇伯祖廟是有宋一代無祖矣焉得有宗無祖廟焉得有宗廟吾不知兩宋儒臣其爲談經講禮者安在夫廟號無伯稱廟位貶穆無兄弟同位之例予前已言之且有廟制折衷一書可以備考固無容再爲贅及惟是張齊賢所云天子絕期喪安得廟中有伯氏之稱一語亦嗷然可念而終以考據不明不能爭執今璁本無學不過如齊賢之偶一見及其無所發明固不足怪然舉一當反三既知叔母之降在臣禮而不知伯父伯考之與叔母同吾有以知其資性之不敏也至于立廟京師固是合禮然又無典據祇是臆說何足取信其說見後

辨定嘉靖大禮議 二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 又名甡 稿
徐 頒芷長 校
張學新滌三

疏入上遣司禮監官送至內閣廷和曰書生焉知國體復持入上熟覽之喜曰此論一出吾父子必終可完也是日帝御文華殿召廷和見紀入諭曰至親莫若父母因授以手敕曰卿等所言俱有見弟朕罔極之恩無由報耳今當尊父爲興獻皇帝母興獻皇后立獻皇帝廟于京師廷和曰皇上聖

孝臣豈不知禮謂所後者爲父母而謂所生爲伯叔父母蓋不惟降其服又異其名也臣等不敢阿諛順旨仍封還手敕不稱考不立廟

此時世宗忽欲改稱皇帝實廷和堅執定陶故事有以啟之初世宗歷敕博採舊聞明據典禮原欲集引三代禮文前王故實以爲証據而歷求無有但堅執以定陶已事爲法則定陶稱恭皇帝典國何不可稱獻皇帝爾時廷和置對當明告以皇帝之可稱與否可立廟與否與稱叔父了不相涉而乃無辭可答仍曰所生當稱伯叔父則驢頭馬嘴欲世主之不賤惡而斥辱之難矣夫立廟京師改稱皇考則前王有其事古王有其禮前王之事則前所云漢宣之尊悼考光武之尊南頓君是也若古王之禮則細檢周制原有三所自出之文名三出王亦立三出王廟而庶族之入繼者居一焉一是始祖祀所出之父五年一祭則立姜嫄祀帝嚳是也帝嚳爲后稷之父而父諸侯故別子自爲祖而祀其所出之父以爲大宗于是立宗廟于其國如魯祀文王鄭祀厲王皆名

出王而爲文王厲王別立一廟名出王廟猶之魯之祀桓公于其家名三家之堂此又一出王也一是庶族入繼者所出之父夫庶族爲先王分子非其父爲先王之體卽祖爲先王之體也或祖或父原有王子王孫之稱其與列宗傳重者相去不遠而其子其孫一經入繼則追王之典自所必及雖禮云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仍服以士服然而既經追王則文王皇尸雖服侯服而稱爲文王是以庶族入繼自所繼四親廟外亦立親廟于其國或一廟或兩廟名出王廟此又一出王也一是以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立四廟爲一所自出尚書太甲疏曰庶族自外入繼雖承正統之後已立四廟猶必別立已之高祖以下之廟喪服小記云庶子王亦如之謂庶族入王亦自立廟卑正統所立廟此正言繼統者立廟之禮爲二所自出大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宗其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爲三所自出此歷考之經傳按之諸儒之議禮與漢後史官所記洼而無不然者是庶王追王必尊所出既尊所出則未有四親稱皇考祖考而庶王所出不並稱者是以漢宣光武皆立廟稱考一如古禮而特未嘗有稱

帝之文也或曰三古無皇帝之稱既如四親則禰廟稱先王考廟未有不稱王者此準之中庸之上祀大傳之追王無不一轍雖孝宣光武皆謙讓不稱皇帝而定陶恭皇帝則魏相言之禮官並議之三代以下業有此舉則亦古王有禮前王有事之一節也信如此言則似廷和當時宜兩引定陶悼考二事進商可否或僅稱皇考而不稱皇帝則世宗亦自甘心無辭即不然必欲稱皇帝則亦聽之原無大礙蓋稱宗干宗法有礙典禮僅稱皇帝則不干宗法無礙典禮（說見後）唐玄宗稱兄爲讓皇帝未嘗于唐代宗祀有所未便史記文王爲西伯即位五十年已追尊古公爲太王公季爲王季又十年而崩雖其說不經然亦三古史家有如此文矣讀書不核實又無意識必欲强之稱叔父大王即皇考二字亦抵死不許及其後詞窮理屈不得不從之稱帝然又抵死合數百人爭一皇字不得不從之稱父稱母然又抵死合數百人爭一本生字此等學問不知從何處說起嗟乎宛矣

于是給事中朱鳴陽史于光等御史王溱盧瓊等皆劾璁諂諛宜斥罰不聽

九月興獻王妃至通州禮部具議迎聖母以王妃儀仗從東安門入再

議從大明左門入帝俱不從斷議用母后儀仗由
中門入謁見太廟朝議譁然謂婦人無謁廟禮張
璁曰古者婦三日廟見孰謂無謁廟禮乎妃聞議
考孝宗大恚欲回安陸曰安得以我子爲人子帝
亦涕泣辭慈聖太后願避位奉母歸羣臣惶懼至
十月上諭廷和冕紀曰朕受祖宗鴻業爲天下君
長父興獻王獨生朕一人既不得承緒又不得徽
稱朕于罔極之恩何由得安始終勞卿等委曲折
中俾朕得申孝情張璁乃復爲或問一帙倣歐陽修或問
而重申已說並無考據齎至左順門上之廷和令修撰楊維

璁等阻之不得帝覽之亦以無據留中不發乃草
敕下禮部曰奉聖母慈壽皇太后懿旨以興獻王
稱興獻帝母稱興獻后于是興獻后始至由大明
中門入帝迎于闕內不謁太廟止見奉先奉慈二
殿而已

母后用王妃儀仗由旁門入無禮之極前已言之矣
至于謁廟則亦屬非禮帝后承宗鬯娶則朝廟祭則
獻廟死則殯廟故以事外至或當修謁廟之禮諸王
夫人無是也若以古禮準之則興獻爲憲宗別子當
自立憲宗一廟于興國興國夫人可主饗獻其于太

廟何與焉且帝以母后迎養來京本無后至告廟之儀又乖三月行祭之典今情古禮兩俱不合而張璁獨以爲可則有意異趣矣且其所云三日廟見者則又悖謬之甚者也曾子問三月廟見謂娶婦之家舅姑偕亡則三月之後時祭可行必遣新婦入廟饋獻舅姑行婦見之禮謂之廟見故曰不廟見則不成婦謂不成子婦禮也程頤誤讀禮記改三月爲三日而又不曉廟見之見死舅死姑妄以舅姑在堂初至朝廟之禮當之至今朱熹遵家禮一承其誤曰新婦三日廟見于祠堂此千秋萬世言禮者一大關目見昏禮辨

瑤議大禮既與頤說相牴牾而此又遵頤之誤而復誤之且詞有倫脊毋論三月三日婦見廟見雜經叛道卽以至尊迎母后而妄引士庶娶婦之禮以謬抵之可乎不可乎

時兵部主事霍韜見瑤言欲用與同知馬時中國子監諸生何淵巡檢房濬各上言如瑤議而于是侍進之徒從此起矣乃廷和則以持論不勝倍加操切狂恣殊甚巡撫何孟春謂典獻不宜稱考卽擢爲吏部侍郎都御史林俊家居上言當遵司馬光之議卽起爲工部尚書給事熊浹謂聖父聖母

當稱帝后而祀典獻于別廟卽出爲按察司僉事
因除張璁南刑部主事且謂璁曰子不應南官第
靜處之勿復爲大禮說難我可耳　庚寅帝下御
札諭加典獻帝后以皇字廷和復堅執漢宣稱悼
考悼后光武稱南頓鉅鹿皆無皇字（今漢書皆有皇字）若
加皇字是忘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棄大義臣
請罷歸（帝皇一也何以帝可稱而皇不可稱何以稱帝非忘所後而稱皇卽忘所後不可解）
嘉靖元年清寧宮小房災廷和晁紀乃歸咎典獻
上曰慈壽皇太后懿旨謂典獻帝與太后皆加與
皇號朕不敢辭廷和見不可爭力請罷歸不報
加稱祖宗神不悅朝臣亦有言以春秋桓僖宮災
爲私立桓僖二廟之故帝乃心動權從廷和議稱
孝宗爲皇考慈壽皇太后爲聖母典獻帝后爲本
生父母而皇字不復加矣
據洪範五行地二生火而與天水爲北壯于時爲夏
于方爲南于數爲二于卦爲離而于事爲視于德爲
禮故見禮乖忤則有火災此正天象之最驗者但以
爲立廟之說所致則不然春秋哀三年五月桓僖宮
災董仲舒劉向皆以爲此二宮不當立而立之違禮
者也故災之考春秋經傳並無別立二宮之事廟制

諸國五廟在初立國時卽有之歷代入廟不過修飾之已耳焉得爲桓僖別造二廟乎此稱爲宮則羣公之祧宮也桓僖在四親壇墠之外一爲十一世所祧之公一爲八世所祧之公總迎入祧宮而分昭穆以享之幾見祧公有別宮者乃其說不通又造言桓爲季氏之所出而僖則使季氏爲世卿者也故特立兩宮則又不然桓爲季氏之所出則必立一廟于私家前所云三家之堂比之魯之立出王廟者以爲大宗也大宗則世爲宗卿雖公子季友死于僖公之世而大宗世卿則非僖所能使爲者且季氏所立桓廟在三家私邑此桓僖宮災在公宮之左因司鐸宮火而延及之焉得災及三家之堂若僖宮再立則純屬杜撰春秋立武宮立煬宮凡立必書未有書立僖宮者董劉大儒亦且解經無理至于如此何況叔世是以近儒有言桓僖宮災夫子早知之此是何故或者季氏專縱舍昭公之子而立定公謬爲兄終弟及因立煬公宮示煬公爲考公之弟可爲兄弟相傳之家法故天特災桓僖二宮以爲隱桓閔僖雖屬兄弟弒逆簒立總屬非法因各火其一以示儆戒而夫子如之此較之前儒稍爲近理然亦不

必者聖人深意非小儒所能測也若以此今事則後儒說近前儒說遠且此時方爭皇字未及立廟皇天喜怒何足知之

于是主事霍韜巡撫湖廣都御史席書吏部文選司郎中方獻夫刑部主事桂蕚皆附璁以起紛紛入奏其言則猶是璁說並不于璁說外別有發明且並無典禮故實有所証據則附和雷同不過容悅邀恩澤而禮議壞矣是時世宗亦不從其說屢敕這典禮所據尚未明白着博考停當來說盡欲明明實據一典禮使可適從而無如兩家之俱不能也會上孝宗太后尊號曰昭聖慈壽皇太后武宗皇后曰莊肅皇后（宜稱皇太后）聖祖母邵氏曰壽安皇太后（宜稱皇太后）獻帝本生母曰興國太后自稱長子本生皇帝不稱考孝子遣官詣安陸上本生父尊號命司禮太監温祥督禮儀成國公朱輔上冊寶禮部侍郎賈詠題神主曰興獻帝神主曰興獻帝后神主稱考及叔亦不敢子名（古制七廟主皆不署考名子名便遷轉也此特于興獻主有分別耳）

冬十一月壽安皇太后崩廷和定爲哭臨一日喪服十三日而除文移兩京不以詔天下禮官請素服御西角門帝曰朕哀慕方切豈忍遽

從所請十二月上壽安皇太后尊謚曰孝惠皇太后止于二字

本生二字不見經傳唯漢宣詔爲悼皇考置園邑有司奏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故降其父母不得祭顏師古謂此本生之父母也因以禮所稱其父母者謂其字卽本生字然此是學者說禮之言豈有帝父尊稱可加二字于其上者況三禮所稱其母多指庶母以嫡母爲母庶母爲所生母也今忽加之父則似父亦有嫡庶大無禮矣且父死稱考母死稱妣此卽孝子不忍斥其親之詞此之謚號之易名貴賤一例是以穆考焰考經有恒文卽群臣百姓亦曰厥考作室曰予小子考翼曰百姓如喪考妣甚至演劫繫詞其于幹父之蠱猶且曰有子考曰意承考稱謂秩然乃以堂堂天子之父甫上尊號而斥稱之曰本生父本生母喪心病狂莫此爲甚夫父猶考也既許稱父而必不許稱考帝猶皇也既許稱帝而必不許稱皇此種分別出自何書有明養士百餘年較之前代極爲優渥而其所以報朝廷報祖宗者至于如此豈不可嘆然且冊文自稱初曰姪皇帝今曰長子本生皇帝則議禮掃地矣與獻無二子何分長幼不過欲避孝字

爾許稱子不許稱孝究竟何解若長子本生則更屬無禮以爲長子所本生耶抑亦本生之長子耶夫本生父母謂子生于父母也若本生長子則父母生于子矣而可乎

若夫郤太后之尊號與其喪服則寃抑尤甚夫郤太后非他憲宗之妃也並非與王之妃所稱與國太后者也以與王之妃稱太后而曰母以子貴則不通何則與王以子貴故及后王之妃則徒以嫡庶之故抑于大典儻其子其孫一當貴顯則立加后禮祭葬稱號並無異同此正春秋所謂母以子貴者考春秋文四年夫人風氏薨卽文公所生之祖母也風氏于僖爲母于文爲祖母然而于莊公則妃也妃在莊公朝歷于嫡姜未嘗稱夫人薨則已加尊號矣然且也至是以僖文之貴書夫人薨則已加尊號矣然且布告天王遍赴列國在周襄王則來歸賵在秦康公則來歸襚且葬以小君之禮謚之曰成是文公以傳重之孫推尊祖母使莊公之妃加謚加號會葬祔廟親與臣民行三年之喪而夫子亦歷書之曰夫人風氏薨曰葬我小君成風曰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曰王使召伯來會葬曰王使毛伯來歸成風之襚未嘗于春秋

有貶詞也是以文帝生母薄后崩于孫景帝之前二年天子與朝臣並居重服而東晉安帝崇安四年亦以生祖母李氏之喪儒臣徐廣輩援春秋之例議服三年是郤氏太后其宜加尊號宜特爲三年之服實于古王之禮前王之事未有乖也而乃減其謚號奪其服制不加十二字并不行二十七日忍情抑禮其得罪國母得罪人主并得罪憲廟可謂難堪宜人主之一反所爲并薄視所後而不之顧也嗟乎誰爲之已武宗后稱皇后則與世宗后何別且后與君同兩后卽兩君也武宗稱皇兄武宗后稱皇后情大義

于是帝重念聰言并席書方獻夫諸疏復下部曰此關係天理綱常仍會文武羣臣集議可否三年春正月楊廷和罷禮部尚書汪俊重合朝臣數百人并給事中張翀等三十二人御史鄭本公等三十一人各抗章力論上惡其朋比俱罰俸值楚王榮誠儀賓沈寶都察院經歷黃綰錦衣衞千戶聶能遷各上疏議與聰合帝乃命取督賑侍郎席書南主事桂萼張聰并在籍霍韜赴京集議會興國太后千秋節命婦各上箋覲賀至昭聖皇太后聖旦則概免行禮朝臣諫者皆遣訊有論救者亦遣訊據廷和之意欲其厚所後而薄所親今一激而盡反之竟何如矣

乃敕改本生父典獻帝爲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本生母爲章聖皇太后且于奉先殿側別立一室（初意不過如此禮尚書汪俊執不可上切責罷之特降中旨以席書代俊爲尚書朝臣諫沮者皆不報蔣冕亦乞罷五月以奉先殿西室爲觀德殿改題神主奉上冊寶尊號曰本生皇帝恭穆獻皇帝及璁夢至京請去本生二字且改稱孝宗皇考爲皇伯考疏未發廷臣交章攻劾且謀捶擊之璁夢稱疾不敢出匿武定侯郭勳家帝降中旨命璁夢爲翰林學士方獻夫爲侍講學士吏部尚書喬宇

疏諫不聽罷之（楊）廷和子楊慎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何孟春曰憲宗朝尚書姚夔率百官伏哭文華門爭慈懿皇后謚禮此國朝故事也王元正張翀遮留羣臣于金水橋南曰有不力爭者共擊之（舉國發狂如此）於是合三百餘人俱赴左順門跪伏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天崩地裂當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帝命司禮監諭退不去金獻夫朱希周乃詣內閣告毛紀紀與石珤亦出跪伏自辰迄午帝怒命錄姓名收繫爲首者豐熙張翀余寬黃待顯陶滋相世芳毋德純等八人于獄楊慎王元

正乃撼門大哭一時羣臣皆哭聲震闕廷上大怒
命逮繫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于獄何孟春等二
十五人洪伊等六十五人姑令待罪于是考訊豐
熙等八人編伍楊慎等三人戍邊而杖王相等一
百八十餘人于午門外先後病剏死者十九人乃
罷毛紀謂何孟春爲南工部改孝宗皇帝爲皇
伯父而去皇考興獻帝本生二字已改數次矣
惟時持論不一員外薛蕙負文名作爲人後解謂
禮重立後者重大宗也適子不爲後輕小宗也爲
人後者爲之子雖言出公羊實與儀禮相表裏正

言入繼大宗當以所繼者爲父而不稱伯父何則
以大宗卽天子也方獻夫作大禮論謂天子諸
侯無爲人後之禮亦無大小宗之禮言爲後爲大
小宗者皆大夫士庶之禮非天子諸侯也是以春
秋躋僖而左氏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其所云父
子祇是君臣之比詞非父子也唯仲嬰齊繼公孫
歸父之後而公羊曰爲人後者爲之子此所云父
子是眞父子何則以天子諸侯無宗禮無爲人後
之禮故僖閔兄弟不改稱士庶有宗禮有爲人後
之禮故歸父嬰齊兄弟得改稱也其時聞者亦並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無可否不能置辨按春秋魯莊嫡子子般被弑立少姜子閔公及閔又被弑立成風子僖公及僖死子文公立于僖主入廟時謂閔弟僖兄將使僖爲昭而閔爲穆而宗有司爭之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謂閔久在禰廟而僖祀之是閔父也僖子也今閔將升祖廟僖將入禰廟而乃越禰穆而升祖昭是先禰後祖失昭穆矣文公不從終升僖主至定公八年然後于祧廟之中降僖閔下故夫子于升僖時特書曰躋僖曰逆祀于降僖時又特書曰從祀其理自明自後儒不善解經謂閔君僖臣比作父子則于先禰後祖一語不應比作祖孫矣儒說之不通每如此餘說見前

若嬰齊事則公孫歸父與仲嬰齊皆東門襄仲之子季文子于宣之末年逐歸父奔齊不爲立後至成十五年有仲嬰齊卒公羊謂嬰齊爲襄仲子古以王父之字爲氏嬰齊焉得氏仲此必歸父見逐時以襄仲爲歸父後爲人後者爲之子一如僖兄之父弟閔故以歸父爲父以襄仲爲祖而得以襄仲之仲字爲氏而不知諸父弟兄爲後惟天子諸侯得以改稱大夫即不得改稱此正與獻夫所論適相反者況春秋皆以父字爲氏已字爲氏又歸父並未立後悉是謬說其說見後

大小宗之說舉世不解自漢師丹至宋爲濮議無一不誤師丹謂禮重大宗所以尊天子之祀不得復立定陶小宗之祭而司馬光王珪輩遂謂陛下薄大宗而隆小宗以至廷和亦曰皇上入繼大宗不當復顧小宗殊不知天子諸侯有何大宗所謂大宗者係天子諸侯之弟正興獻王也禮凡一君立則其君之弟諸侯耶則不敢祖天子大夫耶則不敢祖諸侯因就諸弟中推其嫡與長者名別子自立爲祖而但立父君之廟于其地使諸弟諸子之繼之者世世祀之名

百世不遷之宗故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如魯立文王廟于其國謂之宗國三桓立桓公廟于其家謂之宗卿皆百世不遷此大宗也至于小宗則不惟不敢祖天子并不敢禰天子不惟不敢祖諸侯并不敢禰諸侯者又復不同因各以身爲禰死立禰廟而各使其子繼之親盡則遷爲五世而遷之宗故曰繼禰者爲小宗此小宗也然則三代以後不立宗法倘立宗法則憲廟一宗在十皇子中既已立孝宗爲後爲天子矣餘九皇子中當推與獻爲大宗而立憲廟于興國百世不遷使興獻之子與諸王皆各爲小宗五世一遷以其成此憲廟之一族謂之憲族是興國爲大宗興國之子則長繼大宗矣爲小宗永世孝宗爲大宗興獻爲小宗也乃天子諸侯亦無宗而祖廷和者反曰有宗天子諸侯方有後方可稱爲後而祖璁者反曰天子諸侯無爲人後之禮是兩家言禮皆明明與古禮相反而以此誤身以此誤國以此誤先王即以此誤天下後世天昏地黑至于如此夫禮稱爲後稱立後稱置後稱爲父後爲祖後爲兄弟爲後皆指天子諸侯而言否則卿大夫世禰之有爵邑者並無初命大夫及士

官師庶人而有立後爲後之說蓋後者後其爵位非後其身體也然且爲後改稱如爲人後者爲之子亦專指天子諸侯而言卽世爵大夫亦不改稱何則天子諸侯人繼者本屬君臣君臣卽父子故可改稱大夫繼大夫不屬君臣也乃僖之繼閔與嬰齊之繼歸父事本不同子不先父食與爲人後者爲之子其爲說無不同而曰子不先父食是比詞爲人後者爲之子是實詞因以僖閔之繼國反曰非父子歸父嬰齊之繼大夫反曰眞父子是子經于禮一概悖盡而以此仲聰說非附和卽諂諛也夫僖閔之事予前已言之詳矣世宗之禰武宗不禰孝宗亦不必再辨矣今卽以歸父嬰齊之事言之嬰齊者東門襄仲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襄仲爲莊公別子僖公父弟已立莊族爲大宗身爲宗卿在宣八年已卒于垂矣其子公孫歸父繼父爲卿屢聘列國而宣公適死季文子乘歸父未還之際發其父襄仲殺適之罪拒歸父于齊是時宗卿之爵不知其爲後與否未之詳也及成十五年經忽書仲嬰齊卒公羊謂嬰齊爲歸父之弟宜稱公孫此獨書仲仲者襄仲子也禮有以王父之字爲氏無以父字爲氏者此必歸父見拒時立弟嬰齊

爲歸父後因以弟繼兄而呼兄爲父呼父爲祖故得以祖字爲氏而稱之爲伸此與僖之父閔而祖莊文之父僖而祖閔正同信如此言則以古証今自當父武宗而祖孝宗正可爲大禮集議之一助而實不然者嬰齊未嘗後歸父也歸父自有子名子家羈已身爲公族大夫于昭公出奔時追隨齊晉間多所匡救及定元年昭公喪歸而子家氏義不見季孫季孫憚之請復以爲卿卿者卿宗卿也且使叔孫道意曰季氏之願願與從政立子家後立子家後者正立歸父之後子家者歸父字也是歸父見拒後自成至定歷四公七十餘年並未爲卿並未有後歸父者而至此而始卿之始後之而公羊無賴自造事實然且其所謬據者祇孫以王父之字爲氏一語而不知春秋氏法並不其然春秋以已之字爲氏叔牙之子稱叔孫戴伯是也今嬰齊子家羈兩世皆氏父之字嬰齊以襄仲而氏仲子家羈以公孫歸父字子家而氏子家使公羊稍知策書必不致造事以誤之矣

兄夫子之經前後條貫成十五年之仲嬰齊卒即宣八年之仲遂（襄仲名）卒于垂有以貫之夫襄仲卒垂猶之叔牙卒季友卒之以已字爲氏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而于是嬰齊之卒則書父之字以爲之氏夫遂已氏仲嬰齊不可氏仲乎公穀悖誕予于春秋傳歷歷引經以辨之故大禮引議公羊有三一曰母以子貴一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一曰以王父之字爲氏雖俱不足信而但考實禮則爲人後者爲之子與母以子貴其說可徵然據禮非據公羊也至于以王父字爲氏則人倫顛倒天良滅絶今吳中陋俗雖士大夫家亦有以子兄其父弟父其兄者動引公羊邪說以爲之據故予廑辨閔僖事以大正嬰齊事以大正庶人之禮憂思使然非喋喋也

至四年光祿寺丞何淵請立世室崇祀皇考于太廟命禮部集議席書璁蔣冕皆言不可且曰禮所得爲則爲之禮所不得爲則不爲大學士費宏石瑤賈詠尚書廖紀秦金及九卿臺諫官各上疏力爭俱不報 書等乃請于皇城內別立禰廟名世廟不與太廟並列祭用次日其後與孝宗同世親盡則祧帝曰他日奉祧藏于何所書曰宜藏主寢殿歲暮出祭如太廟儀帝曰皇考生朕一人入繼大統宜世世不遷 乃以大禮告成刊布全書名曰明倫大典加璁少傅謹身殿大學士而追奪議禮

諸臣官敕自廷和以下若干人布告天下

何淵之言即他日上宗號入太廟配天享帝之先事也天下惟禮可執故曰執禮亦惟禮可制故曰禮制在議禮之初帝惟求有當于禮故每曰明據典禮使至當來說而無一得當固已起人主以慾所欲爲之心至小人行諂忽進是說則必驚心未雨明告之以太廟世室必不可入之典禮以折其邪心然後進之以別廟之祀祧遷之法使世主可信朝野可曉宗祝有司可法守庶幾浸漸之說籍以少杜而乃較之于得爲不得爲之間則帝王之勢假之以孝思罔極之

謬說何所不可爲而大防潰矣夫太廟之不得入猶之帝位之不得居也人不傳重誰敢居帝位人不居帝位誰敢入太廟蓋生爲帝統死爲廟統然惟生統于帝者而後死得統于廟此其禮如歷然甲乙排聯而無數可越謂之歷數又如絲縷總綿絡而無斷可續謂之統紀是以太丁者殷湯之元子也太子洩父者周桓王之父也未立而死則在殷周帝紀與殷周廟位中皆以太甲繼丙壬桓王嗣幽平而太丁洩父並不得預此豈太甲不念父桓王好禰祖哉以爲生未統于帝而死未統于廟也今與獻雖聖未經立

儲王族雖親不及太子彼尚如此則此可知矣是以王季稱王太公入廟皆開國之禮與繼世不同苟係繼世則雖光武中興明明崛起而既繼哀平之後則南頓鉅鹿但稱考祖春陵之祀不亂七廟何則仍繼世非開國也夫開國者士庶開之帝王因而承之至繼世則世世相接君君相承天下有非君而可以承君者乎若自立廟則不稱世廟周制七廟而以文武爲不祧之廟復加二廟于太廟之傍謂之九廟然而並不稱世廟其稱世室者則考工記夏后廟寢名世室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武公之廟武世室然亦天子諸侯廟寢不祧之名且并非俗儒無學所稱文王武王之廟以文武二廟並不稱室也又且稱世之義正以世世承君爲言亦惟魯公武公世禪爲君而加以不祧故稱世今縱立廟何淵不得稱世廟與獻非君未嘗有世數也況此是聰亦不得稱世室張考廟不是禰廟夫考之與禰似無分別而實有殊者考者父也禰者親之之稱尚書典祀毋豐于昵昵卽是禰而義與親同是以古王出行必載遷廟之主以行謂之行主凡屬行主則不問何王之主而皆稱爲禰以禰祇是親不專父也考則專父矣苟稱祖加祖

字矣故此但稱考不稱禰一則避七廟之嫌稱一則專而不通向亦惟恐兄終弟及庶族入繼者難于稱考故作七廟者特借此親親之通稱以代之而今得稱考而反稱爲禰是求親親而反疎也

至立室太廟則無禮之極七廟不可八九廟不可十世數廟數可叛亂耶若夫祧廟之禮則此係私廟不在祧列必議祧法則當準公子私祭之禮凡公子爲後者于子祭于孫否謂繼嫡而爲人後則私祭庶毋止于其身而孫不繼祭以恩有盡也據此則此廟之祭當止于世宗而後此則祭之與國而京師之廟或撤之或薦而不

祭差爲近理

弟考孝宣之祀悼考雖不入太廟而祧遷次第則列之文景武昭之後而其爲昭穆故章元成輩每議爲非禮而欲去之今縱不以是爲法且亦不必竟列之昭穆之內而孝宗祧之太廟之室而與獻孝宗所祧時而亦祧之孝宗則祧之與國之廟爲百世不遷之大宗則京師廟祧而與廟不祧或亦亡于禮者之禮也

白六經不明三禮晦蝕國家大典茫然不解此時何淵邪說不早爲杜絶則嗣此豐坊叢萬自可肆然而踵行之何則以總無定禮也故豐坊進說時論者謂廷和既罷張璁

又死議禮之臣亡斥殆盡故其說得行而不知豐坊之說即何淵之說也坊說遲之十年之後而淵說在嘉靖四年正兩家議禮時也世無學人百慮廷在朝嘆經術之士其爲人國所厚賴如此又何言說然則繼此猶是矣故吾于議禮之世而深至十七年楊州府同知致仕豐坊請尊皇考爲宗入太廟以配上帝尚書嚴嵩成其議請尊皇考爲睿宗皇帝與太祖太宗合祭同位因于秋祭時彷明堂之禮大饗上帝于皇極殿以睿宗配之而大禮終焉 議禮之禍至于此

當何淵上議時此時在廷和一家則大學士費宏以下俱有疏奏若璁蔣一家則諸議禮臣俱在朝也席書爲宗伯正掌典禮初帥同部官彙疏力爭既而合滿朝文武府寺部院臺省司監各衙門官共八十六人連名並疏反覆辨論可謂勞矣以人主最親信之人加之以滿朝文武公共聚多之勢而洶口嘵嘵支離濫漫並無一可據之實以致人主厭聽直諭以諸凡所議返覆執奏蓬塵悖經姑不查究着將夏商周典禮見于經書者推詳博考還會同多官議擬停當奏來定奪是人主亦祇求一說前代典禮稍可信從者

爲之據耳乃庶書等回奏謂臣等奉命以來連日翻閱經史夏若干世若干君商周若干世若干君皆與今日之事不類又翻閱六經四書凡若干萬言各有指歸未有一言一事與今日立世室祔祭太廟事理相符蓋三代典禮時異勢殊不能强附而比合也據此則藐經葵禮肆行無忌皆聰夢書獻諸君實指使之夫既經史書傳無一可考前王無此禮前代無此事則稱宗祔廟何淵言之不爲非諸臣爭之不爲是也何待十七年後俟人再請之而始變其議然則豐坊所見猶晚矣夫祔廟之禮歷見前說惟稱宗饗帝尚未論及試問今議禮者亦如人主稱宗之果何說乎三代無稱宗者祇殷以太甲爲太宗太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謂之三宗而漢後遵之當時議禮者確守祖有功而宗有德一語因以開代有功者稱之爲祖而其餘有德則概以宗稱之如西漢以高祖稱太祖孝文稱太宗孝武稱世宗東漢以光武稱世祖孝明稱顯宗孝章稱肅宗皆定之爲百世不祧之名而餘俱無之自李唐變制祇以開代一君名之爲祖而其餘俱名以宗此是何故蓋以爲祖宗二字肇于祭法祭法重宗宗則必以天子之身當之與開代創起

以功立號者不同故創起之君諸侯士庶與夫匹夫而興者皆可稱祖而宗必身爲帝者是以祭法三代夏后氏祖顓頊而宗禹則祖與宗皆帝也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則祖皆非帝而宗則必帝誠以三代宗法君卽是宗除一祖之外餘皆爲宗不惟前君爲今君之宗而今君卽後君之宗是以身稱宗前後君皆稱宗而子童孫皆不得與君爲宗而別立一宗以分之所以君之嫡弟無嫡則長庶弟分爲大宗而君之庶弟與大宗之子之庶子又分爲小宗而必不敢與人君之一宗相爲族屬蓋君無共宗宗無共稱一君一宗若是其嚴且重也

今典獻者憲宗子也天子之子必爲諸侯諸侯不敢祖天子是天子之祖非其祖也天子之子必爲別子別子不以親親君別子爲祖而繼別爲宗是天子之宗非其宗也

夫以成湯之元子太甲之嚴父未立爲君則雖以成湯之慈太甲之孝而太甲稱君太丁不稱宗太丁不稱宗典獻雖爲天子父而身非元子世宗雖入繼天子而身非元孫其與太丁太甲猶稍有間則亦何道而可以妄稱爲宗以云經書則此非經書以云典禮則此非典

禮大廟制宗法原爲千聖百王莫大之典古聖有其
禮前王有其事即降至漢唐猶且一君一宗恪守不
亂月令祈來年于天宗則日月星辰在地者不得而
入之禹貢江漢朝宗于海則海爲澤宗他水不得而
預之文王世子太師詔之于瞽宗則春誦夏絃雖典
書執禮皆不得而妄干之何則宗在故也至若明堂
饗帝則正是宗法孝經云宗祀文王于明堂而國語
云祖文王而宗武王皆指祖宗配帝而言是以郊鯀
郊稷唯配一祖而此則合祖宗而並配之其所云祖
即開代之有功者而所云宗即繼之爲天子者故

祖一宗一諸侯一天子皆得以配上帝今興獻身非
天子則已非宗然雖爲王爲天子父而非開代之君
則又非祖非宗則不得與武王比而非祖則又與文
王之追王者大相懸遠以此配帝不惟無以處列宗
將置太祖太宗于何地此則三代典禮與六經四書
之俱不停當者謂予不信則請就予言而再繙閱之
餘說見前

附 或問稱宗配天直關宗法然繼重帝耳既稱帝何
不可稱宗曰此猶春秋未成君而死者可稱君然不
可稱公如晉里克弒其君卓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其稱君以當爲君也然不稱公以實未成君也定陶恭皇帝于貴稱帝然實未帝也可曰孝恭皇帝乎問不王不入廟恐其亂昭穆也今同堂異室則弟增一室于昭穆無礙也何以不得入廟耶曰室猶廟也同堂異室創于漢代然其制倍嚴不特不爲君者不入即未成者亦不入蔡邕曰任見孝殤孝冲孝質皇帝以幼弱在位未踰年不列于廟使太尉司徒分祀三陵大孝殤孝冲皆爲帝子祗孝質是支庶入繼如世宗者然總以不成君即不得入廟而祀于陵寢是支庶入繼本身且然況支庶入繼之父耶

問古王不盡稱宗漢惟孝文孝武皆稱宗其後或宗或否故靈帝崩時董卓蔡邕皆以爲不宜宗今謂凡帝皆宗何與曰先王皆祖宗後但加謚以別之其不稱宗與皆稱宗而以謚法爲優劣總一例也不覩建武議六宗乎秀才張髦謂宗即祖考也六宗即三昭三穆六廟是也然則凡帝皆宗矣又漢稱入繼大統謂之繼太宗宗統也則何帝非宗統乎

問袁宏後紀載光武繼元帝後不載追尊南頓事恐有異義否曰後紀頗略並無異義況南頓追尊事在本代皆據爲掌故如安帝尊清河王爲孝德皇名其

陵曰甘陵史臣以爲比光武章陵之稱章陵者南頓陵也其後桓靈追尊凡稱皇立廟建陵邑皆倣南頓例故曰不追尊南頓眞千古寃語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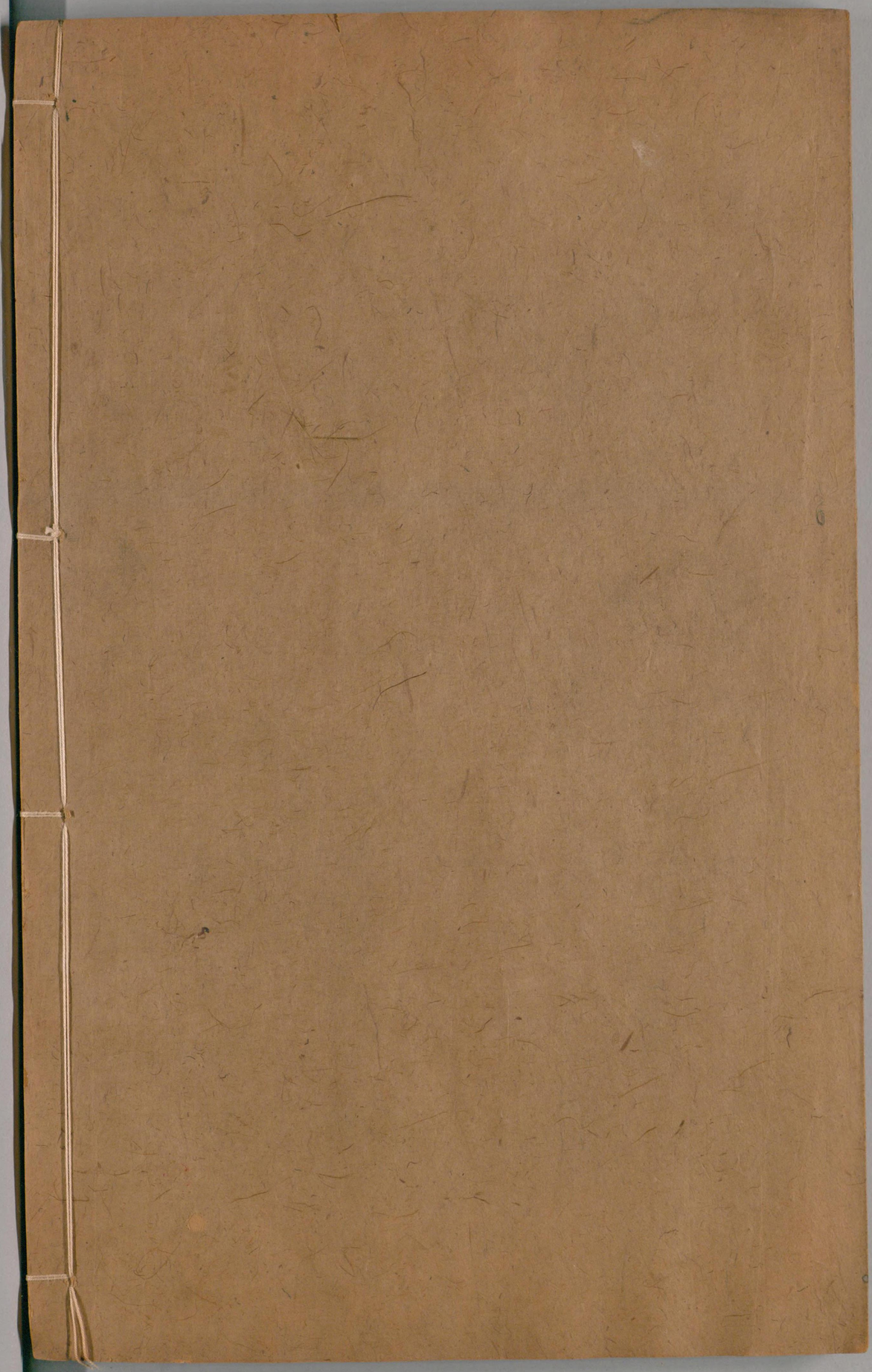
問光武既繼成哀平而大司徒戴涉又謂兄弟以下令有司奉祠兄弟者成帝以後也豈祖禰不躬祭乎曰成帝稱兄弟便是非禮殊不知此兄弟以下皆先皇也祖禰先皇豈有不躬祭之理俗儒但知世次而不知廟次故兩漢以後率泥于伯叔兄弟恒稱並坎此制幸此時無廟宜元在洛陽成哀平在長安可藉口侍祠耳若總列七廟其能于廟中有祭不祭乎

問鄧太后雖憲宗之妃然典國母也居興郎有年一旦入宮而崩而遽持之以重服不亦過乎曰使其終于興郎也抑又何言惟一旦入宮而崩則其禮有大異者吾姑以已事言之晉安帝崇安四年太皇太后李氏崩帝父武帝之所生母也尚書僕射何澄及祠部郎中徐廣等議皆引春秋魯宣服成風及漢景服薄后爲辭謂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祖不厭孫固宜遂服爾時惟太常殷茂斷以當期而徐野人與車肩復爭之于是安帝服齊衰三年百僚並服期于西堂設菰廬神武門施函門柏歷其已事如此

CL.
NO. 35510

問漢文晉武原爲天子故景帝安帝得遂服今與獻
未爲帝稍不同否曰與獻與漢文晉武不同而世宗
與景帝安帝不得異也正惟與獻不傳重而世宗傳
重故須持重服今俗稱承重是也且不讀儀禮乎喪
服傳不杖朞章有臣爲君父母之父母服朞之文夫
君不應有父母也君有父母必其未爲帝者也君父
未爲帝其服君父母之父母亦君服三年而臣服朞
何異之有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